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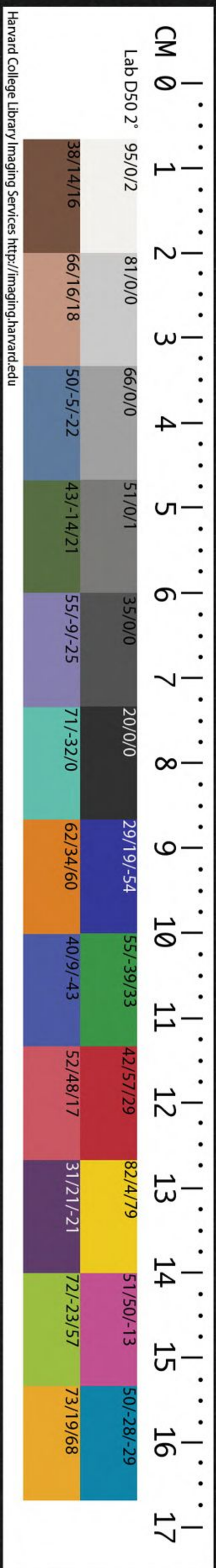
T335/2341(7)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 1954

07

卷之六



深柳堂彙輯書經大全正解卷之六

安昌高紫虹

三晉馮懿生

秀州朱錫鬯

新會黃綱齋

四先生鑒定

丹陽吳

荃孫右彙輯

周書○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一篇。

秦誓上○秦太同國語作太。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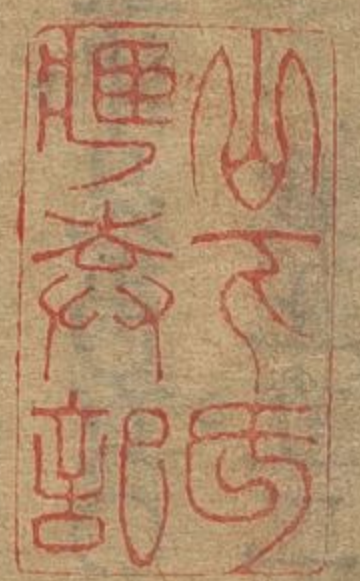
津。編書者因以秦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

文有。○按伏生二十八篇。本無秦誓。武帝時偽秦誓出。與伏生今文書

合為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偽秦誓。如

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

然偽秦誓雖知剽竊經傳所引。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



其僞謂泰誓按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僞泰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策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全旨此篇分四段看首節表年以首事次節乃總誓之詞惟天地四節原天立君之意與紂失君道之當討天佑下民四節又推言天道見已當奉天伐罪之意末則以民情決天心勉衆輔已以成功也○篇中着眼在三天字順天即所以應人也父母主養作師主教天作元后授以教養之權紂背之而武王不得不起而伐之耳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按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

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感於僞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於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爲明著但其曰十一年者亦惑于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見序篇又按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爲建子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義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以爲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暮之春

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畚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春則當治其新畚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攷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合叅史臣說武王卽西伯位十有三年之孟春興師伐紂內外諸侯各舉兵來會于孟津武王得人心之同如此

析講此記武王之得人心以見誓師之由十有三年春者是表年以首事以見武王守臣節之久必至卽侯位十有三年之孟春而後興師也大會指天下諸侯來會武王說非武王會聚諸侯也八百諸侯華夏蠻貊皆在焉見武王得人心之同也于孟津者國有遠近至孟津而畢會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王曰者史臣追稱之也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士衆士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

合叅武王誓師而先嘆息曰我友邦長君共舉兵在此及我國治事之卿大夫與衆士卒凡相從軍旅者俱要精白一心審聽我告汝以伐商之意不可忽也

析講此呼從征之人以聽誓也友邦長君指列國言是共舉義兵以助武王者御事治事者庶士衆士也指本國言卽牧誓司徒至百夫長諸人也誓者告以伐商之意明聽者精白一心審聽其弔民伐罪之意包一篇在內○大

全俞濛泉曰友邦冢君一樣人御事一樣人庶士一樣人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亶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然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

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
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爲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廢殘疾得其生鰥
寡孤獨得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爲民之
父母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
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爲民如此則任元
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任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
雖一時誓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

合參武王誓師曰欲知君道所係之重當觀上天立君之心夫天地之于萬
物長養而愛育之不啻父母之于子然是天地乃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中惟
人得氣之秀而知覺獨異于物是人乃天地之所厚者也而于人類中又篤
生寔有聰明先知先覺之聖人立之爲大君而使之統御萬民焉是君又天
地之所獨厚者也然天之立君豈徒尊崇富貴之哉正欲其保愛斯民代天

地而爲民父母也天之爲民立君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體天地之心
盡子民之道乎

析講此言天之立君爲民以見君道所係之重也首句畧斷資始則受氣有
父道故乾稱父資生則受形有母道故坤稱母是天地爲萬物父母也惟人
句在萬物中抽出言之直聰句在惟人中抽出言之靈者知覺異于物也聰
明者知覺異于人也聰明就心上說非在耳目上不直則爲作聰明矣從寔
德出所謂自誠明也作后二句重講言天厚聰明于聖人不使之自有餘而
已命之爲大君于天下使之聰明以有臨明哲以作則而代天地以爲民之
父母二作字極重有一番作用工夫父母就生養說撫育群生與資始資生
者同其功用也直聰明是君德元后是君位作民父母是君道重天意上起
下紂失君道不容以不伐也一篇綱領在此節○王方麓曰首節總爲紂失
君道而發以原上天立君之意作民父母重講與上父母字須呼應有力○

黃綱齋曰作民父母玩註只就養一邊說然生有養長有教皆作父母事若任其飢寒不肖便非民父母

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受紂名也言紂慢天虐民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民之實卽下文所云也

合參天之立君爲民如此今商王受居元后之位乃不知作民父母之義侮慢自肆不敬上天恣行無道降災下民其有負于元后之任多矣可不奉天行伐乎

析講此言紂之失君道也弗敬降災串說蓋虐民正所以慢天也○大全陳大猷曰敬者萬善之本不敬者萬惡之本人雖至愚猶知敬天今紂天且不敬宜其衆惡日深也

沉酒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

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酒。彌。究。反。陂。班。縻。反。剝。空。胡。反。○沉。酒。溺。於。酒。也。冒。色。冒。亂。女。色。也。族。親。族。也。一。人。有。罪。刑。及。親。族。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父。兄。而。寵。任。子。弟。也。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奢。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剝。剔。割。剝。也。皇。甫。謚。曰。紂。剖。比。于。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紂。虐。害。無。道。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愚。謂。大。勳。在。文。王。時。未。嘗。有。意。至。紂。惡。貫。盈。武。王。伐。之。敘。文。王。之。辭。不。得。不。爾。學。者。當。言。外。得。之。

合參試舉商王受慢天虐民之大者言之其荒淫自恣則沉溺于酒耽迷女色而毫無節制其立心凶忍則敢行暴虐之事無所顧忌加罪于人并及其族屬官其寵幸之人并其子弟悉加爵服荒淫不理國政惟務爲瓊宮瑤室廣臺榭築陂障鑿池沼及一切侈靡之事殫民財力以殘害于爾萬姓不

但此也。又爲炮烙之刑，焚炙忠良，諫諍之臣，剖剔孕婦以觀其胎，其暴虐一至于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考，敬將天威，以除邪虐。惜文考崩而安天下之大功猶未集也。我今日欲仰奉天心，以承先志，則征伐之舉，其容已哉。析講此數紂慢天虐民之實，特舉其大者言之。沉湎冒色，是敢行暴虐之本。沉者沉溺而不復出也。冒者冒亂而不知止也。指酒池裸逐等事，罪人至孕婦皆敢行暴虐之事，其根皆原于酒色。罪人二句是刑賞之暴虛。惟宮室二句是用度之暴虐。侈服卽指宮室等而言，言其奢侈以爲事也。殘害只帶宮室句，美宮室數事皆以剝民財竭民力而爲之也。焚炙二句是立法外之法。又暴虐之甚者，天怒就在虐民上。兄蓋作民父母者，乃天爲民之意，故虐民卽以慢天也。天威是震怒之威。大勳未集，起下節看大勳者安天下之勳，紂未討天下未安，是未集也。文王以服事殷，此云肅將者，武王推本始而言之。天與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

勳。大勳未集之語。○陸寔府曰：大勳，文王所寔有者。戡黎伐密，皆將天威而著大勳。然當時皆誅暴救民以安商耳，未嘗集也。集則成革命之業矣。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旣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肆且緣反。○肆，故也。觀政，猶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先儒以觀政爲觀兵，誤矣。悛，改也。夷，蹲踞也。武王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失得于商。今諸侯背叛，旣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過之心，夷踞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粢盛，以爲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賊之人。卽箕子所爲攘竊神祇之犧牲牲牲者也。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合參文考之功未成，故我小子發，欲伐商以終其事，然猶未遽伐之也。嗣位

以來十有三年。向嘗以爾友邦冢君之向背觀商政之得失。諸侯皆背叛不服。則商政可知。使其悔而改過。則我亦將終守臣節。而不以征伐為事矣。乃紂猶不改。夷踞而居。廢棄郊祀大禮。忽慢天神地祇。遺棄祖先宗廟。不行祭祀。凡祭祀中供用之犧牲粢盛。盡為凶人盜竊。慢天虐民。抑又甚矣。尚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畧不懲戒其侮慢之失。觀商之政如此。伐之其容已乎。析講此甚言紂惡之當伐也。肆字緊承上節言。以爾二句。是追敘前日事。惟受以下言。不惟不能改。而又加甚也。有民應虐民。說有命應慢天說。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

志

佑助寵愛也。天助下民為之君。以長之。為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

合參惟天佑助下民。慮其強凌弱。眾暴寡也。于是立一人以為君。使之操威福。以治爭亂。慮其昧天性。乖倫理也。于是立一人以為師。使之明典禮。以覺人心。則天之所以立君師者。以其能輔助上帝之不及。以寵安乎天下。鋤強遏惡。立綱振紀。使無一人不遂其生。無一人不若其性。此天所以立之也。紂既失君師之道。則君師之責在我。而克相寵綏。有不容不盡者。則夫有罪之當討。一奉天以討之。無罪之當赦。一奉天以赦之。何敢過用其心志乎。

析講此武王自任君師之責。以見伐商之不容已也。作君作師。正是天之所以佑民處。君師與元后字相應。寵綏與父母意相應。但前為紂之失道而言。此為已之責任而言耳。寵是恩寵之意。在作君師者。心裏說。謂欲我加恩澤。以安四方也。有罪指紂。無罪指民。四方下須補紂失君師之道。而責在我。意以起有罪二句。○盧鉉卿曰。首五句。雖泛言。暗指已身上。作君作師。二作字。天所作也。君有主宰天下意。師有表正天下意。君師只作一人看。惟其二字。

重舉失其當之謂越。越敢越志。明其一出于公也。○朱竹垞曰：湯言克綏武王，又加寵字，非徒布德施仁之謂也。言直如父母之于子，愛惜寵幸，惟恐傷之耳。玩惟其二字，言人君奉天止有此事，若不克相，何取為君？是鄭重之詞。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于心也。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詞。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氏曰：左氏襄三十二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下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下蓋亦舉古人之語。文勢正與此同。百萬曰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衆叛親離，寡助之至力，且不同。况德與義乎？合參况今日之伐商，固有必克之理乎？試以人事言之，兵誌曰：兩軍兵力相同，則較平日所行之善惡何如？德勝則有力者不能敵矣。兩軍恩德相同，則較臨時出師之名義何如？義勝則有德者不能敵矣。勝負之形，可決于此。今

受雖有萬心，巨各懷異心，多不足恃。予雖止有三千臣，彼此同心，毫無離間。是較其兵力已不能勝我矣。又何論德與義哉？信乎伐商之必克也。

析講此即人事以明伐商必克之理也。凡用兵者，必先知彼知己，然後可以決勝負。首二句是兵志之詞。同力力字，須以士氣精明，人心齊一，講方與下

一心字相應。度德就平日之善惡言，度義就一時之行師曲直言，俱兼兩敵。說億萬心者，衆志乖離，寡助之至也。惟一心者，同以順天應人為心，多助之

至也。此以商周之力較之，如此以多助而較寡助，力既不同矣。况以德義而度之，相去當何如此？伐商所以必克也。○盧鉉卿曰：同力度德，校仁暴也。同

德度義，較曲直也。受以衆力為力，武以一心為力。此止言力之不敵處，而德義之辨，隱然寓其中矣。三千即虎賁三千，一心者君與士卒一心，士卒又共

為一心。三千一心，是德義所感而成其力也。

商紂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天命誅之今不誅紂是長惡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與律故縱者與同罪也

合參况今日之伐商又有必往之勢乎試即天意言之商受窮凶極惡其罪貫已滿盈矣天厭其德而絕其命特命我誅之我若縱惡違天其罪亦與紂同矣然則今日之舉其容已哉

析講此即天意以見伐商有必往之勢正事勢之不容已也商罪貫盈者既敢行暴虐又罔懲其侮積惡之極也二句言積惡者其罪大故天特命我誅代之也予弗順二句言長惡者其罪同見商之必不可不伐也罪鈞之責從上克相上帝生來蓋惡積而不伐則貽害于天下愈深甚非上天佑民之意也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底致也冢土大社也祭社曰宜上文言縱紂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

子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于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文考即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為序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卒其成功而已

合參縱惡不誅則與同罪故我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安以伐商之舉天本命之文考乃先受命于文考之廟又行類禮于上帝求福于后土以伐商之事告之于是率爾有衆奉詞伐罪致天之罰于商蓋求免惟鈞之罪而非出于輕動也

析講此追述起兵時所舉之禮如此類宜皆祭名以求福宜故曰宜受命文考是稟命于所親以卒其成功也類宜是祭告于所尊以示不敢自專也有衆即有邦至庶士受命類宜皆祇懼中事即武成之告于皇天后土者是也此追言以誓衆非至孟津始舉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天矜憐於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

合參武王誓師將終，又致其勉勵之意。曰：天處高而聽卑，凡民情所欲，天必矜憐而從之。未有民心之好惡，不上通乎天者也。今民欲亡商，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將士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虐，使四海皆沐維新之化，而永無濁亂之憂可也。今日正天人合應之時，失此時而不伐商，則拂天逆人，撥亂無日矣。爾等可不乘時以立事哉。

析講：「通告以伐商之意，此即勉以輔已之功也。天矜于民，虛說言天之于民勢雖相遠，而心寔相通也。下二句正是矜民處，所欲泚指除惡之意。言從之下，須補註中民欲亡紂二句，言民欲平禍亂，天必平之，欲去疾苦，天必去之也。弼予一人，是言其輔我以致天之罰，永清四海者，言紂之穢德既以胥

天下而汗濁之矣。今惟除其邪穢，使天下沐維新之化，享安靜之休也。時哉，應天矜于民三句，不可失者，言一失其時，則上違天意，下拂民心，而紂惡復縱，將有惟鈞之罪矣。蓋迫于天人之不容已者也。○盧鉉卿曰：此節提天心以勉有衆首三句，泛說時字，雖以天民並言，重天時，上天從民也。失時則孤民望以拂天心，故云弗可失，非乘機赴會之說。○王方麓曰：聖人之所謂時者，義理之所當然而已。

泰誓中

全旨首節敘事，次節呼其人，以啓其聽誓也。下分三段，看我聞吉人三節，言紂縱惡之寔，而以桀之事証之。受有億三節，明已罰罪之決，而以湯之事証之。勗哉節，期以勝商之功。上篇未渡河，作此篇及下篇，皆渡河作也。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戊音茂。○次，止徇，循也。河朔，河北也。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

民聞吉人三節，言紂縱惡之寔，而以桀之事証之。受有億三節，明已罰罪之決，而以湯之事証之。勗哉節，期以勝商之功。上篇未渡河，作此篇及下篇，皆渡河作也。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戊音茂。○次，止徇，循也。河朔，河北也。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

民聞吉人三節，言紂縱惡之寔，而以桀之事証之。受有億三節，明已罰罪之決，而以湯之事証之。勗哉節，期以勝商之功。上篇未渡河，作此篇及下篇，皆渡河作也。

合參史臣說武王自孟春丁巳日會兵伐商。至戊午日乃引兵從孟津渡河。暫住河北地方。前日大會孟津之諸侯。統兵到此會齊。王乃拊循其衆而誓戒之。申告以伐紂之意焉。

析講此史臣記事之詞也。用兵以次爲善。曰次于河朔。則有整兵慎戰之意。師以會爲正。曰以師畢會。則無襲取倖勝之心。徇者撫循而慰勞之也。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

合參武王嘆息誓師曰嗚呼西土有衆。皆悉心以聽朕言。始知今日之事非得已也。

析講上篇先言友邦冢君。後及西土御事庶士者。尊卑之序也。此先及西土從征將士者。立法自近始也。朕言與上誓是總包一篇。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

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

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爲之而猶爲不足也將言紂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之事播放也犁鰲通黑而黃也微子所謂耄遜于荒是也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醜醉怒也肆縱也臣下亦化紂惡各立朋黨相爲仇讐脅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于上呂氏曰爲善至極則致治馨香爲惡至極則穢德彰聞

合參我聞古語有云吉人爲君凡存于心見于事者務欲合天理而當人心終日孜孜而猶若不足也凶人爲君凡存于心而見于事者皆徇人欲而滅天理亦終日孜孜而猶若不足也今商王受正凶人也終日之間惟竭力以行無法度之事卽其用人處已可見也老成所當親近彼則放棄之罪人所當斥逐彼則親比之且淫于色酗于酒以縱肆威虐戕害百姓所爲力行無

度者如此。臣下習染紂惡。各立朋黨。相爲仇怨。脅上之權。而滅其所仇。流毒天下。遂有無辜受害之人。呼天告冤。惡德彰聞。上徹于天。故天命我伐之也。析講此武王欲數商紂之惡。先舉古語以發端也。吉人凶人。皆指君言爲善。凡任賢去邪。寡欲仁民。皆是爲不善。卽遠賢昵姦。縱欲殘民。如下文所云。皆是惟日不足。俱就心言。武王引古語。重下句以起力行無度之語。力行無度。正狀其爲不善。而惟日不足。光景播棄二句。是用人之無度。淫酗肆虐。卽沉湎冒色。敢行暴虐之意。是一身之無度。臣下化之三句。是無度之惡。染于臣無辜二句。是無度之惡。下及于民。因而上徹于天矣。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祐命成湯。降黜夏命。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昔桀不能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湯降黜夏命。

而盡君師之道。夏桀不克。順天惠民。流毒下國。故天命成湯伐之。降黜夏命。其不容桀如此。豈今獨容于紂乎。

析講此將言天命。我以黜商而先卽夏事。以喻之也。惟天惠民。卽天佑下民。意惟辟奉天。卽克相上帝。意就安養邊說。二句是泛言其理。以見人君必當仰體天心。以盡教養斯民之責。庶無負天意也。夏桀以下。言桀失奉天之道。在所當黜也。若字看重天意。欲如此。夏桀欲如彼。如此則流澤。如彼則流毒。天豈忍毒斯民乎。佑命降黜。固理所必然耳。言此以見桀紂皆不能順天。已與成湯皆奉天命。以討罪于湯。有光正心迹。照應處。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浮過剝落。喪去也。古者去國爲喪。元良。微子也。諫輔。比干也。謂已有天命。如答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句亦紂所嘗言者。鑒視也。其所鑒視。初

不在遠。有夏多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其以我乂民乎。曩重也。言我之夢協我之下。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意有必克之理。

合叅桀之惡。既見黜于湯。乃受之罪。尤浮于桀。有不容以不黜者。如微子者。本商之元子。又有賢良之德。彼乃剝害而喪失之。比干者。以直諫匡救。彼不惟不聽其言。又加以賊虐之刑。至于剖心以死。天心久厭其惡。彼猶自謂已。有天命。君德莫大乎敬。彼則謂敬不足行。祀是朝廷大典。彼則以祭神爲無益。暴虐是人君大惡。彼則以暴民爲無傷。其罪浮于桀。如此。厥鑒初不在遠。彼夏王之有罪。被黜已事。可驗也。天其欲使我伐商以治民乎。朕夢合于朕。卜重有休美。伐商必克無疑。此固徵之天意。而知有勝商之理也。

析講此卽天意以明伐商之必克也。剝喪以下六句。皆罪浮于桀之事。又民指除殘去暴言。厥鑒三句。以夏事斷之。知天意歸周之確。朕夢三句。以休徵

驗之。知天意勝商之決也。夢卜是卜在先。夢在後。觀協字。可見夢則精神與天通。卜則紹天之明者也。俱吉則天意可知。故曰戎商必克。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夷。平也。夷人。言其知識不相上下也。治亂口亂。十人。周公且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巖。閔天散宜生。南宮括。其一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臣治外。邑姜治內。言紂雖有夷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也。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

合叅國勢之強弱。係于人才之有無。受有億兆之衆。智識昏庸。而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盡忠報國。而同心同德。是夷人中。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之亂臣。皆仁人而可恃也。此又徵之人事。而知有勝商之理也。

析講此卽人事以明伐商之必克也。亂臣卽仁人。自其能克亂。謂之亂臣。自

其能禁暴謂之仁人。寔非有二。以多寡親疎忠賢貫講見紂之衆叛親離而周之忠賢濟濟此其所以必克也。○王字泰曰首四句兩開尚未有不如意末二句作申言纔露不如字出觀經文可見同心就今日順天應人之心言同德就平日所存言非同德則不能同心矣。曰同者臣對君而言也。周親卽億兆中舉紂所親信者言之。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于一人今朕必往

過廣韻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于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卽拯已于水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合參亦知天意究不外民心乎。天未嘗有目而人之善惡無不見者亦自我民之視爲視耳。未嘗有耳而人之是非無不聞者亦自我民之聽爲聽耳。天之寄耳目于下民如此。今百姓皆有責于我。謂我不正商罪拯民于水火之中。

觀民心則天意可知矣。不能慰民之心則不能順天之意。將無以成永清之功而不免于惟釣之罪矣。此我所以必往也。

析講上是析天人而言之。知伐商有必克之理。此則合天人而言之。見伐商有必往之勢也。天視二句泛言天視聽以福善禍淫講民視聽以好善惡惡講必往內當合上二節講如云用忠良之助以應人心成又民之功以答天休也。

我武惟揚。僉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揚舉侵入也。凶殘紂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弔民伐罪於湯之心爲益明白於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讐可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者。公天下爲心。非有私於已者。武之事質諸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於湯爲有光也哉。

合參我所以威武奮揚以侵紂之疆界者。正以商紂暴虐天下患之。故欲取

彼凶殘以拯民于水火之中。于以建永清之烈。于以成未集之勳。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耳。昔湯之降黜夏命。由桀之弗克。若天湯之心。固公天下之心。矣。今我之取彼凶殘。由紂之罪。浮于桀。則于湯之心。豈不益光明于天下乎。析講此言。已伐商之公。無異于湯也。我伐用張。處斷取凶殘。內含乎民意。講光字。就湯說。于湯有光。承我伐用張。句說用張。在取殘上。看出末句重註中無愧意。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勗。勉也。夫子將士也。勉哉將士。無或以紂為不足畏。寧執心以為非我所敵也。商民畏紂之虐。懍懍若崩。摧其頭角。然言人心畏懼如此。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也。

合參。勉哉將士。無以商為不足畏。寧存彼衆我寡。非我所敵之心。可耳。所以然者。正以今百姓畏商之虐。懍懍不能自保。一旦聞我伐商。皆稽首以迎王師。若崩摧其頭角。然人心望救之切如此。則此一舉。可不勉乎。汝其以除暴救民為心。立定克敵之功。使民去凶殘之暴。而世世享安寧之樂。不復有懍懍崩角之患可也。

析講此恐將士恃勇輕敵。戒之以成伐商之功也。罔或二句。是戒其心之忽。而勉其敬也。百姓二句。是推原上意。以起下文。嗚呼以下。重責之詞。德與心俱主。弔伐言串看。德一心必一也。厥功是取彼凶殘之功。立定是立見其成也。此二句。應上罔或無畏二句。惟克永世。就民命說。言民未保無虞也。應百姓懍懍二句。○王振子曰。同心同德。指亂臣平時言。一心一德。指將士臨時言。

秦誓下

全旨此武王渡河將戰。誓戒將士之詞。首節書之。小序以下。皆誓之詞。分

二。段。看。前。三。節。詳。紂。爲。天。人。所。去。見。亡。商。之。有。由。後。二。節。言。文。德。爲。天。人。所。歸。見。興。周。之。有。自。而。因。以。必。克。自。期。也。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敘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詞也。

合。參。武。王。既。于。戊。午。日。師。渡。孟。津。至。于。明。日。將。趨。商。郊。臨。敵。甚。近。武。王。乃。巡。視。六。軍。之。部。伍。器。械。于。是。曉。然。發。令。誓。戒。衆。士。以。齊。一。衆。志。而。作。其。氣。焉。析。講。明。誓。內。包。下。討。罪。之。意。輔。君。之。功。造。周。之。由。勝。商。之。故。俱。在。內。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卽典常之理也。紂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褻狎侮慢。荒棄怠惰。無所敬畏。上自絕於天。下結怨於民。結

怨者。非一之謂。下文自絕結怨之實也。

合。參。武。王。誓。師。之。詞。曰。嗚。呼。我。西。土。衆。君。子。尚。其。審。聽。我。言。乎。天。有。明。白。顯。著。之。理。賦。之。于。人。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五。者。比。物。相。屬。散。見。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無。不。彰。明。較。著。君。當。奉。而。修。之。不。可。忽。也。今。商。王。受。身。爲。綱。常。之。主。乃。褻。狎。侮。慢。此。五。常。之。道。荒。棄。怠。惰。全。無。敬。畏。上。則。自。絕。于。天。下。則。結。怨。于。民。天。怒。民。怨。如。此。我。安。得。不。奉。天。順。人。以。討。之。乎。

析。講。此。言。紂。狎。侮。五。常。也。顯。道。二。句。一。串。說。道。自。其。本。體。言。之。類。自。其。散。殊。言。之。此。二。句。泛。言。見。君。當。奉。天。修。五。常。意。荒。怠。句。帶。狎。侮。五。常。句。講。自。絕。結。怨。乃。狎。侮。五。常。之。所。致。也。陸。實。甫。曰。厥。類。指。顯。道。中。之。類。顯。以。大。段。言。彰。以。曲。折。言。惟。彰。惟。字。可。玩。只。有。明。更。無。晦。惟。彰。正。是。顯。處。

斯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

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斲側畧反痛音鋪○斲斲也。孔氏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斲而視之。史記云。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痛病也。作刑威以殺戮爲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回邪也。正士箕子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爲過度之巧。列女傳。紂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妲己乃笑。夫欲妲己之笑。至爲炮烙之刑。則其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祝斷也。言紂于奸邪則尊信之。師保則放逐之。屏棄先王之法。囚奴中正之士。輕廢奉祀之禮。專意汚褻之行。悖亂天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也。爾衆士其勉力不怠。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乎。

合。泰何以見商王受之自絕于天也。商紂于冬月見人清晨渡水。疑其脚骨何故耐寒。乃斲而觀之。惡賢人比干強諫。言聞聖人心有七竅。乃剖其心而觀之。大作刑威。任意殺戮。以毒病四海之人。其所尊崇信任者。皆姦邪小人。反放逐黜退師保重臣。屏棄先王典章法度。忠正如箕子。則拘囚之以爲奴。把郊天社地之大禮。廢而不舉。宗廟大典。不行享祀。惟專作奇異技術。淫侈巧物。以媚悅所愛妲己。商王之悖亂天道如此。故上天不順其所爲。遂斷絕其命而降是喪亡。我今日之舉。正所以奉行天罰耳。爾衆士其孜孜勉力。奉我一人以敬行天罰可也。

析講此承上言狎侮五常。自絕于天之寔。而明已之伐商所以順天而勉將士之輔已也。自斲朝涉至婦人。總是狎侮五常之寔。蓋剖賢人囚正士。則君臣之義絕。不享宗廟。則父子之恩亡。黜師保則師友之禮失。悅婦人則夫婦之道乖。上帝弗順二句。正言其自絕于天。以起下敬行天討意。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淇。惟作威。乃汝世讐。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讐。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

厚賞不迪有顯戮

洪大也。獨夫言天命已絕，人心已去，但一獨夫耳。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武王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讐也。今獨夫受天作威虐，以殘害于爾百姓，是乃爾之世讐也。務專力也，植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務絕根本。兩句意亦古語。喻紂為衆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衆士而殄絕殲滅汝之世讐也。迪，蹈登成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爾衆士其庶幾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級而已。不迪果毅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必肆諸市朝以示衆庶。

合參何以見商王受之結怨于民也？古人有言曰：小民向背無常，以恩意撫我則愛戴奉之為君，以威勢虐我則疾怨之如寇讐。今獨夫受天作威虐，結怨于民，乃汝世讐也。古語又有云：凡欲樹人之德，須多方培養，以致其滋長。欲除人之惡，須將首惡處治，絕其禍本。今紂為民之世讐，正衆惡之本，也可

無以除之乎？故我大以爾衆士殄絕殲滅，乃讐爾衆士庶幾蹈行殺敵之果。致果之毅以去虐爾之讐，除衆惡之本而戍汝君弔伐之功，可也。功多則有厚賞，不迪果毅則有顯戮，爾可不勉力輔我乎？

析講此承上言紂狎侮五常，結怨于民之寔，而明已之伐商所以應人而勉將士之盡力也。撫我二句引古語以起下紂為民之世讐意。樹德二句亦古語，引言重下一句以見紂惡之當除。果毅二字相應，看果者無畏避也，毅者不中止也。功多是能迪果毅者，不迪反是二句總是欲其迪果毅之意。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若日月照臨，言其德之輝光也。光于四方，言其德之遠被也。顯于西土，言其德尤著於所發之地。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之所歸，故武王於誓師之末，歎息而

言之。

合。參。商。紂。之。惡。為。天。人。所。去。其。亡。必。矣。况。我。周。又。有。必。興。之。理。乎。我。文。考。之。德。本。諸。微。柔。懿。恭。緝。熙。敬。止。而。布。之。為。禮。樂。文。章。昭。明。宣。著。若。日。月。之。照。臨。以。故。光。于。四。方。而。厥。邦。時。敘。萬。民。咸。和。仰。日。月。之。照。臨。者。無。弗。徧。也。顯。于。西。土。而。西。土。怙。冒。江。漢。化。行。被。日。月。之。照。臨。者。為。尤。深。也。德。之。所。及。如。此。是。以。人。心。戴。之。天。命。歸。之。惟。我。有。周。宜。其。夫。受。多。方。而。有。天。下。也。則。天。下。之。大。自。不。能。舍。我。周。而。他。適。矣。爾。衆。之。輔。我。伐。商。也。又。何。疑。哉。

析。講。此。述。文。王。之。德。為。天。人。所。歸。以。見。周。有。必。興。之。理。也。德。之。若。日。月。照。臨。處。要。就。明。顯。道。以。敬。天。仁。民。說。光。顯。二。句。就。及。人。說。日。月。句。一。直。說。下。不。可。以。為。上。句。之。寔。光。字。廣。而。淺。顯。字。狹。而。深。曰。惟。我。文。考。見。盛。德。非。人。所。能。及。曰。惟。我。有。周。見。大。業。非。人。所。能。與。誕。受。多。方。就。德。上。見。出。不。必。寔。文。王。已。然。事。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子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無罪猶言無過也無良猶言無善也商周之不敵久矣武王猶有勝負之慮恐為文王羞者聖人臨事而懼也如此

合參言今日伐商之舉唯憑藉先德而已我能勝受不是我之威武惟我文考有德無罪若不幸受能勝我不是我文考有罪乃惟我小子德薄無良辱及前人耳觀武王善則稱親過則歸已而且致敬懼焉聖人之心可見矣析講此言伐商無不克之理正見文德足以得天下也無罪以有德言無良以不武言只是衍上節意

牧誓○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之南也武王軍於牧野臨戰誓衆前既有泰誓三篇因以地名別之今文古文皆有

全旨丘瓊山曰此篇臨戰時作首節是將誓之發端嗟我三節呼衆而喻之聽誓古人六節乃誓之詞上二節告以伐商之意下四節嚴以對敵之令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執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

甲子二月四日也。昧，冥爽明也。昧爽，將明未明之時也。鉞，斧也。以黃金為飾。王無目用鉞之理。左杖以為儀耳。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遠。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也。按武成言癸亥陳于商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曰者，武王之言也。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

合參史臣謂時二月四日甲子黎明時候。武王引兵到商郊外牧野之地。將與商兵戰。故設誓以戒勉將士。于其將誓而未誓也。先肅已之軍容。左仗黃金之鉞。使人睹之而知所奮。右秉白旄之旗。以為指麾。使人見之而知所統。又先慰勞之曰。我西土之人。其來遠矣。亦思何為而有此行役之勞也哉。析講牧野乃商邦之地。故曰商邦牧野。乃誓者。將誓未誓之詞。鉞所以克敵。以之為倡率也。黃者天子中正之義也。旄所以示人。白者金象。用兵之義。

也。二句是肅已軍容。以嚴其誓。衆之儀。逃矣。句是將誓而先慰衆之勞。啓其聽誓之心也。陸寔府曰。鉞以克敵。仗之以左手者。示無事于殺也。旄以指麾。秉之以右者。示有事于戰也。總重肅已之容說。逃矣。不但私心慰勞。見得間關遠來。為此獨夫一路。獨巡命誓。正為今日此舉。不可不奮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武王是時尚為諸侯。故未備六卿。唐孔氏曰。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亞。次旅。衆也。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師氏。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也。

合參王曰。嗟。今日從征之人。隣國則有我友邦冢君。本國治事之臣。則有位三卿。而為司徒司馬司空者。亞于卿而為大夫。卿之屬而為旅者。有以兵守

門而爲師氏者有統千人百人而爲千夫長百夫長者皆其有事于征役者也。

及庸蜀。羗。髡。微。盧。彭。濮。人。

羗。驅。羊。反。髡。莫。侯。反。○左傳庸與百濮伐楚。庸濮在江漢之南。羗在西。蜀。髡。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武王伐紂。不期會者。八百國。今誓師。獨稱八國者。蓋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若上文所言友邦冢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也。

合參不但此也。及庸蜀羗髡微盧彭濮八國之人。孰非共效從征之義者乎。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稱舉戈戟。干楯矛亦戟之屬。長二丈。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并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能聽誓命。

合參夫軍容整肅。則士氣精明。爾其舉執戈戟。排列干楯。樹立長矛。以聽誓命。予其出誓言。以與爾約焉。

析講此歷呼華夏蠻夷從征之人。而欲其聽之審也。御事正。指司徒等三卿說。皆主征伐之事者。亞大夫則佐三卿之事。衆士則分三卿之事。師氏嚴出入之防。千夫百夫。長有綱維之寄者也。庸蜀八國。皆西南夷。行江漢自北而南。故皆來助戰。人字總八國之人。說蓋無事則安于服役。修事大之禮。有事則受其約束。效從征之義者也。此分華夏蠻貊應武成罔不率俾。意稱戈三句。是整肅一軍之容。以作其聽誓之心。與左杖二句對看。戈戟長矛。所以攻人。干楯所以自衛。皆耀武壯威之具也。三句平。予其誓。應前節。乃誓蓋將發誓命而先。以此整肅之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索。蕭索也。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爲妖孽。而家道索矣。將言紂惟婦言是

用故先發此

合參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司晨之理。牝雞司晨。則陰陽反常。而家道蕭索矣。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

商邑。

婦房正反。肆陳答報也。婦姐已也。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姐已。姐已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姐已之言是用。故顛倒昏亂。祭所以報本也。紂以昏亂棄其所當陳之祭祀而不報。昆弟先王之胤也。紂以昏亂棄其王父母弟。而不以道遇之。廢宗廟之禮。無宗族之義。乃惟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崇而信使之。以爲大夫卿士。使暴虐于百姓。姦宄于商邑。蓋紂惑於姐已之變。背常亂理。遂至流毒如此也。

合參由古人之言觀之。則婦人不可預政也。明矣。今商王受好惡賞罰。惟婦言是聽。是猶牝雞之晨也。耽荒女色。心志昏迷。所以政事錯亂。將郊廟大祀。都廢棄而弗報答。先王所遺同父之弟。皆廢棄而弗啟迪。于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崇長養。親信任使。以爲大夫卿士。使脇權肆毒。暴虐百姓。爲姦宄于商邑。其政事之昏亂。一至于此。此非家之索而何。

析講此下六節。皆武王誓師決勝之詞。此節先引古語起之。以聲紂之惡也。牝雞無晨。以常理言。下二句言反常。則爲妖孽也。牝雞晨。是婦言用之影子。家索是國勢傾之影子。惟婦言是用。句緊承惟婦言用者。賞罰皆出其口也。昏棄以下。總由聽婦言而然。昏者。耽荒女色。心志昏迷也。此一字總貫下文。註中背常亂理解昏棄六句。蓋祀先睦族任賢皆理之常。而紂皆不然。所謂背常亂理也。俾暴暴虐一句。所謂流毒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

言經正解 卷之六
愆過勗勉也。步進趨也。齊齊整也。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

合參受肆行無道。乃天討之所不赦者。今我發之伐商。惟以敬行天討而已。非得已而用之也。但今日之事。貴合乎用兵之節制。故坐作進退之法。不可不知。進而迎敵。少不下六步。多不過七步。即止而齊焉。無輕進也。夫子勉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而齊。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上言夫子勗哉。此言勗哉夫子者。反覆成文。以致其丁寧勸勉之意。下倣此。

合參今日之事。不以多殺為功。故攻殺擊刺之法。不可不知。戰而殺敵。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即止而齊焉。無貪殺也。勗哉夫子。

析講今予發一句。承上而言。今日之事。貫下三節。坐作進退。攻殺擊刺。皆有

法焉。而不可過者。六步七步。足法也。四伐五伐六伐七伐。手法也。乃止齊焉。是止乎其當止。欲其整齊。步伍然後復從而伐之也。此約三軍之士。如一人之意。無輕進貪殺也。兩勗字。上以無輕進言。下以無貪殺言。所以審法令而示以行陣之體也。○重恭行天罰四字。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

桓。胡官反。貔。頻脂反。○桓桓。威武貌。貔。執夷也。虎屬。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迓。迎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

合參用兵。以武勇為主。勇猛未奮。則謂之不武。然過勇而至于殺降。則謂之不仁。將士庶幾振桓桓之威。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以奮擊于商郊之地。不可有所退怯。又惟當于凶殘者取之。抗拒者誅之。若有奔走来降者。勿一槩迎擊之。以勞我西土之人也。勗哉夫子。

新講此示以臨陣之勇。撫衆之仁也。役西土。蓋迎擊降。必至勞動我師。是自疲耳。非所以養威蓄銳也。故以此戒之。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弗勗謂不勉於前三者。愚謂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詰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豈獨此爲全書乎。讀者其味之。

合參予之勗爾者詳矣。爾不勉于此三者。是不用命矣。刑罰加有罪。將于爾身有戮矣。可不戒哉。

析講此總承上三節勗卽上文三勗字。獨言弗勗有戮者。功多厚賞。前誓已言。此不再言者。亦威克厥愛之意也。○陸寔府曰。不勗不勉于輕進輕殺之戒也。兵法不前進不殺敵則戮。今反以前進殺敵爲戮。時雨之師不欲因一獨夫令天下受戮也。

武成○史氏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羣神告羣后與其政事共爲一書篇

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全旨通篇分六段。看自首節至無作神羞記初往伐紂之事。泰誓以前事也。既戊午至悅服。記武王之新政。自此以下皆牧誓以後事也。厥四月節記西歸偃武之事。既生魄二節記觀臣祀神之事。王若曰二節敘王業之所自。以告諸侯末節則述武王政事之大綱也。蓋泰誓牧誓歷記其誓師之節。次武成則總記其伐紂之始終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故曰一月也。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泰誓戊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翼明也。先記壬辰旁死魄。然後言癸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卽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

合參史臣說惟一月之二日壬辰月旁死魄越明日癸巳王朝步自鎬京以
往伐商其興兵之期如此

析講此史臣記武王伐商之時興兵之期也一月建寅之月壬辰一月二日
月受日光故朔而魄死及望而魄生朔日日死魄二日日旁死魄三日日哉
生明十六日日既生魄翼輔也以此日為主則明日為輔故以明日為翼日
日朝者舉事貴早也以人步行挽車而不駕馬日步周京鎬武王所都自周
者自周而至商也往者往正其罪見其非利天下也伐者聲罪致討見非無
名之師也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
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
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垂夏彞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
無作神羞

底至也后土社也勾龍為后土周禮太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
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者舉武王告神之
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周王一字史臣追增之也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
萃聚也紂殄物害民為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也仁
人孔氏曰太公周召之徒略謀略也俾廣韻曰從也仁人既得則可以敬承
上帝而遏絕亂謀內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協從矣或曰太公歸周在文王
之世周召周之懿親不可謂之獲此蓋仁人自商而來者愚謂獲者得之云
爾即泰誓之所謂仁人非必自外來也不然經傳豈無傳乎○正當在于征
伐商之下也

合參史臣說武王伐商之初先告神以興事乃極數紂之惡告于皇天后土
及所過名山大川之神其詞曰惟有道之曾孫周王發將大興師以往正商
之罪所以大正于商者則以商王受無道故也天所生之物宜珍惜也而被

則暴殄之衆生之民宜撫愛也。而彼則害虐之一。惟信用匪人爲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于淵。獸之聚于藪。焉其無道如此。可無以正之乎。然舉大事而無輔。猶未敢毅然必爲也。予小子旣得德足救民之仁人。故敢敬承上帝以遏絕其亂謀焉。是以華夏蠻貊罔不率從。以兵來會。伐商信可必克矣。惟爾天地山川之神。尚克助予勝商。以濟兆民。無使我事不成。而貽神之羞也。武王伐商告神之詞有如此。

析講底商之罪。至無作神羞。此記征伐告神之辭。此一節是告神以伐商。後半節是祈神以勝商。意自貫串。商罪極矣。數商至極之罪而告之。故曰底底商之罪。貫至大川作一句。謂其啓行之先。而類上帝宜冢土及師行之後。而過華山。涉大河。皆以商紂至極之罪告之。所告之神不一。所告之詞則一也。曰以下至神羞。卽所告于天地山川者也。有道對紂無道。看言已乃有道人。之曾孫明周家祖父修德有道。非一世也。而曾孫主祭者之稱大正。是以兵征

之。今商丁父五句。正是底商之罪。而推大正于商之。由予小子至亂畧所謂大正于商者也。暴殄天物。卽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之類。逆天也。害虐蒸民。卽殘害百姓毒痛四海之類。殘民也。爲逋逃主。卽崇信奸回。比昵罪人之類。凡此皆無道之寔。敢字重看。有不敢意。亂畧卽上暴殄等事。必得仁人而後敢承上帝。遏亂謀者。蓋舉大事不可以無輔。故曰仁人則必廸知天威。越帝棗忱其德。足以除暴救民。故仁人旣得。始敢敬承上帝。以遏絕亂謀也。華夏二句。見人心歸附之。同前牧誓友邦節。固是華夏。庸蜀節。固是蠻貊。但此處泛言更好。率俾者。同以弔伐爲心。而罔不相率。以兵來會也。主從征言。自予小子至此。一直說不以順天應人乎。看惟爾有神。緊承說神指天地山川言。濟兆民本克商。意說相字與羞字照應。言伐商之舉。有賴神明相助。一或不相。則亂謀未遏。無以答天而惠民。我之羞亦神之羞矣。蓋叮嚀于神以求助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華夏聲名文物曰華。夏大也。

先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固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闔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散先肝反○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而克之史臣謂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若林卽詩所謂其會如林者紂衆雖有如林之盛然皆無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流血漂杵史臣指其實而言之蓋紂衆離心離德特劫於勢而未敢動耳一旦因武王弔伐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怨怒反戈相戮其酷烈遂至如此亦足以見紂積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兵則蓋不待血刃也此所以一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乎乃者繼事之辭反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舊政也武王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商之賢人闔族

居里門也賚予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賜乏澤及天下天下之民皆心悅而誠服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闕况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籍之乎唐孔氏曰是爲悅服之事○正當在罔不率俾之下

合參既戊午武王師渡孟津癸亥頓兵于商郊以待紂師之至若俟天之休命而不急于倖勝也甲子昧爽紂率其師旅如林之盛會于牧野似有以衆勝寡之勢孰意商民皆怨紂戴周全然不與我師爲敵其前徒反倒戈以自攻其後隊退而北走自相屠戮血流遍野雖木杵亦爲漂蕩周師不待血刃所以一被甲兵而凶殘已滅天下遂大定焉克商之後乃盡反商紂之虐政而由商先王之舊政反商由舊之事何如箕子在獄則放釋其囚比干已死則封表其墓商容已隱則敬式其闕鹿臺之財鉅橋之粟紂所聚歛也則散之發之以大賚四海之窮民此顯忠遂良賑窮賜乏皆反商由舊之政也萬

姓見其新政如此無不心悅而誠服之焉

析講此記王克商之節序與大定之規模也戊午渡孟津癸亥陳商郊便見從容意既戊午即次河朔之日陳于商郊正將戰之時而俟天休命者蓋此時紂師未出是天之命猶未絕商歸周而武之休命未至故雍容不迫以俟之也俟之一字正史臣形容之詞見有舒徐之意無倖勝之謀也自甲子昧爽至漂杵即是休命之至受率其衆若林非紂之多助亦非民之從暴但劫于紂之積威不得已而從之故不能保其心之無二而有前徒之倒戈也罔有敵于我周師是全然不肯敵我有喜其來而悲其晚意攻伐于後以北即前徒例戈所攻也蓋前驅乃商之平民陣後乃紂之惡黨民不忍敵周師而雪積忿于惡黨故易向反攻之北者牧在商郊之南故退攻而反北也血流漂杵者後隊爲前徒所殺血流遍野雖木杵棄在地下的也漂將起來周師固未嘗血刃也一者不再之辭天下大定只是凶殘已取而天下安于無事

非是一統之意乃字直貫至大賚此記武王之新政行于商者商政指紂當日所爲說舊以成湯時言下六句正反政由舊之事釋箕子囚三句是反商紂棄賢之政而由先王顯忠遂良之政見好惡與天下爲公散鹿臺三句是反紂讐歛之政而由先王不殖子惠之政見財利與天下爲公賚止承散財發粟而言曰大賚者博施而均給之意萬姓句總頂大定以下看悅服者心悅其所爲而服之也大賚曰四海者都會之地四海之人多居之也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也在京兆鄠縣即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周先王廟在焉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樂記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于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正當

在萬姓悅服之下

合參厥四月三日始生明王自商郊渡河至豐以天下既定不可觀兵乃

偃息武備而修文事于是馬則歸之華山之南牛則放之于桃林之野蓋昭

示天下自今伊始不復用此牛馬以戰矣觀武王之急于偃武如此而修文

不從可知哉

析講此記勝商歸獸之事至豐歸周舊都也偃武修文一直說修文只於偃

武中見之下歸馬放牛正是偃武處修文說得廣武之外皆為文也軍行戰

車用馬任載之車用牛服乘用也弗服指牛馬之不復服說示天下弗服見

用兵非聖人之本心也○呂氏曰不過只歸放用以伐紂之牛馬天子十二

閑與丘甸之賦自不廢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生魄望後也四方諸侯及百官皆於周受命蓋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朝

見新君所以正始也○正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

合參四月望後月既生魄武王新即位外而庶邦冢君內而百工皆皆臣服

于商者今則朝見新君而受正始之命于周焉其覲臣之事如此

析講此記覲臣以嚴正始之道也庶邦冢君是外之諸侯百工是內之卿大

夫受命是自來請命于上非武王有命而彼受之蓋商命既黜周命維新內

外諸臣受命于周而為周之臣故史以周字別之周蓋對商而言非指鎬京

說此節重正始意

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駸爾雅曰速也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

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豆木豆籩竹豆祭器也既告祖廟燔柴祭天

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正當在百工受命于周

之下

合祭丁未之日武王以克商之事告于周之祖廟凡近而邦甸遠而侯衛其臣民無不速奔走執豆籩以助祭焉則祀內神之禮舉矣越三日庚戌又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大告武功之成則祀外神之禮舉矣

析講此記祀神以告武功之成也蓋伐商之舉嘗受命先王求助神祇故因群臣之朝而率以祭告也邦甸是近邦侯衛是遠邦豆以盛菹醢籩以盛果核柴者積柴于壇而燔以達天也望者未至其地但望方而祭之也祀周廟須補吉克商意與大告武成對看。在豆籩截于周廟不言告成于柴望不言助祭互言耳。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乃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羣后諸侯也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也后稷始封於邠故曰建邦啓土公劉

后稷之曾孫史記曰能修后稷之業太王古公亶父也避狄去邠居岐邠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王季能勤以繼其業至於文王克成厥勳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力而不敢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自爲西伯專征而威德益著於天下凡六年崩大統未集者非文王之德不足以受天下是時紂之惡未至於亡天下也文王以安天下爲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爲心○正當在大告武成之下

合參王若曰嗚呼群后爾亦知我周家王業之所自成乎昔先王后稷封于有邠開有邦土傳至公劉致民富庶以篤厚前人功烈至于大王有德得衆而王迹始基再傳王季又能積功累仁勤勞王家之業此皆功之所在而猶未成也及我文考文王承累世締造之餘能成先人未成之功大受天之眷命爲西伯專征伐禁暴施仁以安撫一方當時大邦畏其制服之威不敢橫

肆小邦懷其扶持之德得免侵陵所謂克成厥勳者如此惜九年崩而大業未集今予小子不過順承先人安天下之志除暴安民耳豈有弋取殷命之心哉

析講此下一節記其告諸侯之詞此節是歷敘周家王業所由成而聳動諸侯之聽也總是推王業所自起不必以侯業王業分看自先王至王家作一段自文考至其德作一段予小子作一段不重四祖却重文王及予小子上建邦啓土一直看建邦以侯封言啓土雖專指上地亦兼人民是封于有郃也前烈卽指后稷之烈克篤就思戢用光致民富庶說太王去邠居岐始基王迹重得民心上蓋民心所在卽天意所在也王季勤勞王家是克明克類積功累仁意王迹王家亦自後人推本言建而又篤肇而又勤其致王之勳有自來矣然猶未成也至文王始克成四人之功克字重看且虛說如云明德昭升仁政帖冒建邦篤烈者于焉而式廓肇迹勤家者于是而光大也誕

膺至懷德正克成厥勳之寔誕膺天命二句一串說大受天命者爲西伯得專征伐也文王統有西土一方故曰方夏撫字中含威德並行意如禁暴誅亂發政施仁之類大邦二句承此意來蓋因其撫方夏而後致也曰威曰德就大邦小邦而見在文三非有德力之分也蓋大邦素以力自強常欲侵凌小國今遇文王而力無所施故謂之畏力觀戡黎伐密可見矣小邦素以德望人常畏大國之侵今遇文王適遂所欲故謂之懷德觀昆夷虞芮可見矣德力俱着文王身上其所謂克成厥勳者如此九年自爲西伯之年數起大統以王天下之業言厥志是安天下之志非謂欲伐商也爲西伯九年而大統未集將與紂之改過未忍遽違其服事之心也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筐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成命黜商之定命也筐竹器玄黃色幣也敬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

女。士女喜周之來。筐篚盛其玄黃之幣。明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也。或曰玄黃天地之色。篚厥玄黃者。明我周王有天地之德也。○正當在其承厥志之下。

合。參予固無心于伐商。而天意則有在也。黜商之命。文已誕膺之。至是紂惡已稔。則一成而不可易。我惟敬奉天之成命。舉兵東征。安商士女。惟時士女喜周之來。筐篚盛玄黃之幣。以昭明我周王有伐罪弔民之德。民心之丕應如此者。非周有求于民。亦非民有私于周。皆由天眷周之休。鼓舞震動乎民。用使士女相率歸周。而奉幣昭德也。則今有天下。實天命所歸。自不容已耳。析講此武王敘已奉天討以安民。因著民歸之本于天也。恭天成命三句。一串說承上厥志而言成命。只就武王當日說肆字緊頂言奉天伐暴以安民也。周在西紂在東。故曰東征。士女猶言男女。伐罪以綏安士女。正承文考安天下之志也。昭字在來迎上。不在玄黃之色上。天休二句。又推民所以歸周

之故。見歸周者民。而所以歸周者天也。用附我。卽上篚厥玄黃二句。至是則大統日集。而文考之志。于是乎成矣。此節主天字說。上言周德有自此言天意有在。皆所以懾服人心也。○朱子曰。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以甚重焉者。惇厚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勵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善。夫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於此復

何爲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臣述武王政治之本末言約而事博也。如此哉。○正當在大邑周之下而上猶有缺文。按此篇編簡錯亂。劉氏王氏。程子皆有改正次序。今參考定如右。獨既生魄丁未二節。以上文及漢志日辰推之。其序當如此耳。疑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下。故以生魄在丁未之後。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請命。武王以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成之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神人之序。固如此也。讀者詳之。

合參天下既定不可無封建之規模。于是列爵則有公侯伯子男之五等。分上里七十里五十里之三等。此通于天下者也。照臨百官不可無任人。統于是建公卿百執事之官。惟其賢而有德者則立之位。禮樂刑政之。其能而有才者則任之。此施于國中者也。五典之教。人紀所係。則建學明倫以修之。食喪祭三事。風俗所關。則有務田力穡之政。衣衾棺槨之制。

禴祀蒸嘗之禮以厚之。武之重此五教三事者。所以端人紀而厚風俗也。惇厚其信而政令出于寔意。明顯其義而因革合乎時宜。所以使天下知所視倣也。在官而有德者則尊之以官。任事而有功者則報之以賞。所以使臣下知所鼓勵也。如是則萬國理而庶事康。倫教明而民風厚。俗自勵而善自勸。武王于此復何爲哉。惟文德雍容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武王政治之本末如此。

析講此記武王立一代經常之法。正修文之事。蓋不惟以武功定天下。而又以文德綏太平也。列爵二句。乃通于天下者。建官任事。就未用之人。看此六句。乃施于國中者。列爵以建侯樹屏。說分土以剖符析壤。說土卽有爵之封疆。三卽五等之限制。不是兩項官。如卿士大夫之類。事如禮樂刑政之類。事卽官之職司。能卽賢之施設。亦只是一人。上二惟字有截然不紊意。下二惟字有任用不苟意。重民重字貫五教三事。曰惟者重五教之外。惟重此三事。

也。重五教。則建學明倫之有道。而人紀立矣。重三事。則養生喪死之無憾。而風俗厚矣。重五教。以立庠序。聯師儒。說食以分田。制里言喪。以棺槨衣衾之制。言祭以禴祀蒸嘗之禮。言俱就民說。重者。上立法以重之也。惇信明義。兼武王一身及所行之政事。言惇是着實做他明。是顯揚發揮他。要體貼王道。上講惇信者。至誠以治天下。而凡發政施令。莫非寔意。不特謹權審量而已。明義者。公道以治天下。而凡立綱陳紀。皆合時宜。不特散財發粟而已。厚其信。使天下不趨于詐。明其義。使天下不趨于利。二者皆所以端風化之原。而勵天下之俗也。崇德報功。皆就已用之人說。與上賢能不同。德是已在官。而有德者。功是已任事。而有功者。崇德是德懋懋官。使人知所以尚賢報功。是功懋懋賞。使人知所以勸忠。二者皆所以寓倡率之權。而勸天下之善也。末句總承說垂拱二字。正見武王德教雍容之氣象。與堯舜揖遜相似。然不重無爲。上無爲。蓋從有爲中來也。天下治。總括上意。講看註中分封有法四句。可

見

洪範○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按篇內曰。而曰汝有箕子告武王之辭。意洪範發之於禹。箕子推行增益以成篇歟。今文古文皆有。

全旨篇中分三段。首節史記武王訪道之事。王乃言曰。二節言天之所以敘彝倫者。在洪範九疇之所錫也。初一節述禹所次九疇之綱。一五行以下。箕子詳別九疇之目。皆治天下之大法也。○朱子曰。一篇首尾都歸重皇極上去。蓋人君以一身爲至極之標準。最是不易。須歛集五福以爲皇極之本。又須是敬五事。順五行。厚八政。協五紀。以結繫个皇極。又須又三德。使事物之接剛柔之辨。區處合宜。稽疑是考之于神。庶徵是驗之于天。五福是體之于人。這下許多是維持皇極。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詞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訪就而問之也。箕國名子爵也。○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爲爲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于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爲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

合參：史臣說惟十有三祀，武王卽位之初，以求賢問道爲務，故躬就箕子而訪問之。以道在箕子，故屈已于勝國之臣，不以臣禮待之也。

析講：此節重訪道上，十有三年春者，克商卽位之初也。以是年得天下，卽以是年訪道者，見其急于求道也。周命維新而猶稱祀者，史臣以武王順箕子之志而不臣，是以存商人之號而不廢也。不知故訪訪正，吸下不知此論君道。註云：天道者，從武王問中看出天道一君道也。○陸寔府曰：訪不但就而

問之。有虛心體訪，能自得師意。○祀直帶說箕子不臣，周之意原輕。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隹陰，嚚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彞倫攸敘。

嚚職日反相去聲。○乃言者，難辭重其問也。箕子稱舊邑爵者，方歸自商，未新封爵也。嚚定協合彞常倫理也。所謂秉彞人倫也。武王之問，蓋曰：天於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彞倫之所以敘者，如何也。

合參：王乃言曰：凡民之生，莫不各有當然之止，所爲居也。天于冲漠之中，默有以安定之。凡大而綱常倫理，小而事物言動，莫不爲之輔相而扶持引掖。爲之保合而聯屬造就，使之各得其所當止之理，而不相侵奪，不相乖亂。其陰嚚下民者，如此。然是居止之理，具于人心，則爲秉彞。由于人身，則爲人倫。曰相曰協，天固有以啓其敘之之端矣。但天能相協于有生之初，而不能使之常敘于有生之後，是有待于君師之敘矣。今我居代天理物之任，不知所

以敘之之道何如而後可以無負上天相協之心也。析講乃言者。彝常之道。至理存焉。武王不輕于問也。陰陽一句。虛相協。正是陰陽處。厥居雖重。綱常倫理而言。動事物亦在其中。觀下文皇極不言數。可見相者。輔之使不偏。協者。合之使不離。自人之所重而有常不易者。為彝。自人之所行而有條不紊者。為倫。此彝倫。即下皇極彝倫之敘。即皇極之所以建敘之者。體有以立。用有以行也。末句正究敘之之道。雖承天道言其寔重。盡君道意。夫句斷就君上說。我字正對天字。○王振子曰。武王此訪正體上。天作父母。作師之意。欲究下民攸敘之緣由。非究彝倫之本原也。其云不知。乃不知作君后者。俾下民彝倫之敘。用何法耳。故下文箕子答以敬用農用。協用等許多作用。正告以所以敘彝倫者也。此敘字與禹謨之九功惟敘。敘字一般。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

攸敘。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堙音因。汨音骨。數音姑。○乃言者。重其答也。堙塞。汨亂。陳列。畀與。洪大範法。疇類。數敗。錫賜也。帝以主宰言。天以理言也。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即下文初一至次九者。箕子之答。蓋曰。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與之。此彝倫之所以敗也。禹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禹別之以為洪範九疇。此彝倫之所以敘也。彝倫之敘。即九疇之所敘者也。按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治水功成。洛龜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也。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即洛書之數也。

合參。箕子乃言曰。敘彝倫以治天下。莫過于洪範九疇。而其大原則出于天。我聞在昔。鯀塞洪水。一行不順。四行俱亂。上帝震怒。洛龜之數不顯。皇極之

理弗明此彝倫所以敗也。及鯀殛死而禹嗣興能順五行之性以治水地卒
天成故天鑒其德而洛書出焉。禹因第其數爲大法九章則治天下之理以
明彝倫所以敘也。君欲敘彝倫以成相協之化孰有要于九疇哉。
析講上節武王訪道之詞此節箕子答武王所以敘彝倫之道也。乃言者至
理所在不輕于答也。彝倫之數敘在九疇九疇之明晦在于天敘鯀而後及
禹者見天道不輕畀也。水居五行之首乃上天之所陳列一行汨亂而五行
俱汨也不與與大法九章猶云天奪之鑿也。洛水之出在禹抑洪水之後而
不在鯀湮洪水之時則知天之怒鯀而不與也。鯀則殛死帶下看禹乃嗣興
句內含順火之性地平天成意蓋五行俱順則修身治人之道可以漸舉此
洛書所以出而畀以九疇也。九疇皆列于禹而曰天錫者龜文之數既陳而
致治之大法以寓雖禹第其疇而寔天啓其衷也。由是第四疇于前而皇極
之體立第四疇于後而皇極之用行。彝倫之所以敘者在是矣。洛書有數而

無字天以數闡道之秘聖人以範敘道之用道非數不闡數非疇不敘疇非
聖人不能明其用也。範者言九疇乃治天下規矩凡治天下者不能外故又
云洪也。○大全臨川吳氏曰洛書不出于鯀治水之時而出于禹治水之時
是天不以畀鯀而以錫禹也。洛書不出洪範不作人不得見此常道之次序
所謂數也。洛書出洪範作人皆得見此常道之次序所謂敘也。○莫中江曰
此節言彝倫之敘寔由天以大法昭示人君而人君則之以治天下則彝倫
攸敘可見相協厥居其中有君道在焉。○王方麓曰上武王問我不知彝倫
攸敘此答言如何而彝倫攸敘如何而彝倫攸敘三攸字正相喚。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
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
福威用六極

此九疇之綱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入政者

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

合參以禹所第之。疇言之。彼龜之數。有奇偶而無文字。禹遂因而次第之。以爲治天下之大法焉。初一日五行。蓋一者氣之始。而五行者變化之端。其氣運于天而不息。其材用于世而不窮。人君因天道而令民用。莫此爲先。故配

以第一次。二曰敬。用五事。蓋二者氣之著。而五事者五行之著于身者也。未發則爲本然之德。已發則有自然之用。人君敬修其身。須用此五事。蓋五事本于五行。而人道莫大于五事。故配以第二次。三曰農。用八政。蓋自二而三。氣之益著也。人君欲創治立法。以厚民之生。惟此八政之用焉。養立而教行。安內而攘外。無非因天立政者也。身修卽以治人。故以八政配三次。四曰協。用五紀。蓋自三而四。氣之著而久也。人君欲授時齊政。以合天之道。惟此五紀之用焉。察器而觀象。治曆以明時。無非敬天以勤民者也。政不失時。必先術不違天。故以五紀配四次。五曰建。用皇極。蓋五數居冲氣之中。而綜十五之變。有成位乎中之象。人君位天下之中。立臣民之準者。惟用此皇極而已。皇極建而治天下之大法。皆于此乎。樞紐上以敬奉天道。下以奠安民生。故以皇極配五書。數有六。乃氣合而成形者也。則曰乂。用三德。正直無爲而剛柔互用。以爲應變之治。人君以身立教。三德所用。以納民于極者。故配六書。

數有七乃形之已著者也。則曰明用稽疑，決之龜筮而參之人已。人君欲明大事，用此斷天下之疑惑，定天下之吉凶，而後可以成三德之治。故稽疑配七自七而八形著而益著矣。則曰念用庶徵，人君欲省驗其得失，必用此庶徵之休咎，觀五事之修否，所以推天而徵之人者也。蓋雖聽命于鬼神而猶不敢自是，必考驗之，故以庶徵配八自八而九形著而久矣。則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人君一身既以德而斂福，又以無過而免極，故以勸天下之臣民。則用此五福，使知歸極者有必得之福，以懲天下之臣民，則用此六極，使知悖極者有必加之威。曰福極則善惡之應盡于此矣，故以是終焉。

折講此箕子述禹所第之疇也。龜有奇偶而無文字，曰初曰次，皆禹因而次第之，而以五行五事等分配之也。用字皆言人君用之，以爲治天下之大法。宜重看大抵九疇之序，順而言之，則五行爲始，故五行不言用者，乃衆用之所自出，錯而言之，則皇極爲統，故皇極不言數者，乃衆數之所由該。前四疇

所以成就此皇極者，體之所以立也。後四疇所以維持此皇極者，用之所以行也。皇極一建，一行而彛倫于是乎敘矣。且九疇之樞紐在皇極，而皇極之要在五事。五事之修，只在敬之一字而已。五事五行，以天道人道立說。五事入政，以修身立政立說。入政五紀，以勤民敬天立說。皇極三德，以立本趨時立說。稽疑庶徵，以聽天驗天立說。庶徵福極，以天道省驗天道。勸懲立說。福極兼臣民言，通節俱要見數之中，本寓疇之理。禹因而第之之意。○屠道南曰：嚮用二句，重在勸懲。臣民不可以自勸懲，與勸懲人平看。○陸寔府曰：九疇不可將後意填入，只要發敬農協建又明念嚮威等字義。

一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水，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下九疇之目也。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爲漸。五行先後亦以

微著為次。五行之體，木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以德言也。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獨以德言者，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於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為性也，故不曰曰而曰爰爰於也。於是稼穡而已，非所以名也，作為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

合參一五行之疇，何如五行質具于地，而其材不匱，氣行于天，而其運不息。皆陰陽燥濕為之也。水者濕之流，生于陽而成于陰者也。其體甚微，故居一火者燥之凝，生于陰而成于陽者也。其體最著，故居二。木者濕之融，而陽之裨也。其體已寔，故居三。金者燥之凝，而陰之裨也。其體已固，故居四。土者燥濕之凝結，陰陽之中氣也。其體至大，故居五。造化之生成，陰陽之變合，其自然之序，有如此。五行各一，其質則各一，其性亦各一。其性水之性則曰潤，下潤者陰性，滋潤所以澤萬物，而陰又趨下，故又下也。火之性則曰炎，上炎者陽性，炎熱所以燥萬物，而陽本上浮，故又上也。木之性則曰曲，直木屬于陽，陽鬱而發散，故曲而又直。金之性則曰從，革金屬于陰，陰斂而柔順，故從而又革。土以生物為性，其德莫盛于稼穡，蓋土會陰陽之全，故不惟發生五穀，而種植為稼，又能成熟五穀，而收刈為穡，其功尤著也。五行各一，其性亦各一，其味潤下則浸漬之極，其味作鹹，鹹者濕之所凝也。炎上則焦灼之極，其味作苦苦者燥之所化也。曲直之味作酸，木本發散而酸能收斂者，陽極而陰生也。從革之味作辛，金本收斂而辛能發散者，陰極而陽生也。稼穡之味則作甘焉。土得五行之中氣，故甘得五味之中和也。凡此五者之味，皆調劑于陰陽之氣，釀成于天地之化，而能濟民用之急者也。豈待人力而後成者哉。君能順五行以治民，則皇極建而彝倫敘矣。

析講此箕子衍五行之疇也。一五行五句箕子所推行者。水曰以下箕子所
增益者。下八疇皆然。萬物成形。莫不由微而著。故五行次序亦以陰陽微著
為後先。潤下五句。須看註中五个又字。方演得五行德性。出五作字。俱自然
而成者。蓋具此德性。即有此味也。五行並用。民生之所急。而六府孔修。治道
之所先。人君本之以五行。而後可建極以敘彞倫也。故為九疇之首。疏云。第
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言五者性異而味別。各為人之
用。○大金陳氏曰。一五行一字。與初一一字不同。上是洛書之數。此乃箕子
行疇之次第。目中之綱也。○作雖非人為。亦有意思。蓋水之發源。初未嘗鹹。
必流而至海。凝結既久而後鹹。餘可類推。○陳大猷曰。物之生。其初皆為水。
其終皆為土。○王宇泰曰。言味固曰其切于民用。然聲色臭外見而味在中。
故以味為主。○因水潤下作鹹。故煮海為鹽。鹽成于人而鹹非人也。作字因
其用之自然。亦有工夫。○馮慈生曰。五行質具于地。而氣行于天。乃萬物庶

事所從出也。列于九疇之首。蓋以此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
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睿俞芮反。○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
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
發矣。既言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
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聽也。睿者。通乎微也。肅又哲。謀
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又者。條理也。哲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
通也。

合參二五事之疇。何如人生精之所凝。有形有色。而為貌。貌屬水。始生即有
貌。故居第一。氣之所發。有聲有音。而為言。言屬火。既生後能言。故居第二。于
是精顯于目。則見物而能視。視屬木。言而後能視。故居第三。由是氣藏于耳。

則聞聲而能聽聽屬金視而後能聽故居第四由是精氣聚于心則有知有識而能思思屬土形既成神既全矣而後能思故居第五五事之序如此五體既備五德自具齊莊中正謂之恭得諸天地之嚴凝者也故有是貌卽有是恭之德焉從容順理謂之從得諸天地之和順者也故有是言卽有是從之德焉視之德爲明無不見曰明得諸天地之貞觀者也聽之德爲聰無所不聞曰聰得諸天地之靜虛者也思之德爲睿凡恭從明聰之理自通其微則會天地中和之至者也此則天命之性未發之中有形卽有德不待安排猶五行之各一其蘊也乃五德之所自然發見者各有其用焉惟恭也則見之爲德容而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故嚴整而作肅惟從也則發之爲德音不亂而有倫不煩而有要故有條敘而作又有明之德則凡人情物理皆旁燭無疆而知周萬物故作哲有聰之德則凡是非可否皆聲入心通而事能裁度故作謀有睿之德則知來藏往存神妙應而肅又哲謀一以貫之矣故作

聖此則率性之妙已發之和有五者之德卽有此五德之用不待勉強猶五行之各致其用也君能敬用誠身則五事修而彛倫之本立矣
析講此箕子衍五事之疇誠身之所必資者也五事分屬五行而以發見次第爲先後五德乃自然之理卽有物有則之謂五作字亦非修爲所致乃五德之自然發見者通節當拈敬用二字事雖有五而以思爲主德雖有五而以敬爲主知其德之渾全則當敬以養之于未發之中知其用之各足則當敬以順之于已發之後末要繳出所以誠身意○五事之德與五德之用不可分淺深有是質便有是德有是德便有是用不曰身耳目口心而曰視言貌聽思者爲人事言也德者每事之中各著其自然之理作字只作能字意○看○姚承菴曰赤子初生時先露面始能哭乃眼開能聽聲以漸而後能思則貌言視聽思次第見矣○踐形盡性工夫只在一敬敬不存于中則形于貌者必輕且慢發于言者必易以肆視聽蔽于物何由而明聰思慮汨于多

端何由而通微敬則五事皆得不敬則五事皆失○正鵠云德與用只一樣但有已發未發之分蓋有貌便有此恭其寔不曾發于貌也發之自然則爲用恭是體肅是用也餘可類推○黃氏曰貌與視屬精故精衰而目暗言與聽屬氣故氣塞而耳聾然精衰則氣衰精盛則氣盛初無間隔也○王振子曰首五句譬如說心次五句譬如說心之惻隱末五句如說惻隱之能愛人愛人卽惻隱惻隱卽心但有存發而無二體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所以報本也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司空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除殘禁暴也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

合參一八政之疇何如天生物以養民人君因之則有制田里教樹畜之政

以足民之食焉食爲民之所急故居一天生財以阜民人君因之則有通商惠工之政以殖民之貨焉貨爲民之所資故居二天降元祀教民以反始也人君因之以修祀典而事天地仁祖考之政行焉食貨旣足不可不思報本故祀居三天相厥居示民有寧宇也人君因之以建司空之官而居四民時地利之政行焉養生祀死則不可不安其居故司空居四天與民以性逸居不可以無教也故卽繼之以司徒之政焉敷教化民莫非因天以正其德也故居五天齊于民不率教者不可以無刑也故卽繼之以司寇之政焉詰奸刑暴莫非因天以防民之愆也故居六以至天秩有禮而人君因之則有賓禮以懷諸侯來遠人焉內治修而外治不可不舉也故居七天討有罪而人君因之則有軍禮以征不廷討有罪焉是禮教備而武威不可不備也用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八政之先後緩急如此合而言之則皆所以厚民生也人君因天以厚民如此何極不建倫不敘乎

析講此箕子詳八政之疇也。八政以緩急先後為序。總要見因天厚民之意。民有欲而君與為聚。民有不欲而君與為防。要必歸之生養安全而後止。故曰農用以厚生。○祀與賓師亦曰厚生者。祀之政舉則民德歸厚。賓之政舉則邦國自相往來而費不生。師之政舉則強弱不相凌而民不擾。同歸于厚生而已。○定衡云。治內之政六而司寇居後。治外之政二而師居終。用意可知。○董思白曰。食乃民生之最急。重一日食。句當另講。○王宇泰曰。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事為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各以見義。○黃綱齋曰。周官一書。祖於此。此言政之目。所謂法也。其作用則待農用之君耳。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日者正躔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曆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合參四五紀之疇。何如祀者如綱之有紀。天時所以相維也。有歲紀焉。五氣

順布于天。一寒一暑而四時行焉。以分至啟閉定一歲。歲無不統。故居一有月紀焉。月運于天。有生明生魄之候。因而合晦朔弦望以定一月。月統于歲。故居二有日紀焉。日與天會。則稽其出入之晷。審其甲乙之次。辨晝夜之節。以定一日。日統于月。故居三有星辰之紀焉。星辰成象于天。則以經緯定星之名。以日月與星交會之次。舍辨辰之位。次星辰為日月之經行。故居四有曆數之紀焉。歲月星辰之在天。其盈縮疾徐莫不有自然之數也。因其常則有步之法。因其變則有占之法。而紀之以曆焉。是曆數又所以統歲月星辰而成始成終者。故居五。五者一定之紀。皆天之所以示乎人。而序之定之。正之推步之者。皆人之所以合乎天。人君以此欽若昊天而敬授人時。則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豈非治天下之大法而敘彝倫之先務哉。析講此詳五紀之疇也。歲月星辰此天道之所有。曆數此人事之不可無。敬天勤民之學。統括于此。故曰協用。○曆數就人所推測占步者言。不指在

天之行歷度數曆以紀數使四時定而歲無不成晦朔辨而月無不協甲乙
審而日無不正經緯彰而星辰無不著以人而合乎天者也○南池云五者
相連絡大以統小有綱維之意故曰紀非紀載之謂也李太青曰星與辰是
一紀蓋以星有象而辰無象因日月相會于何星故謂之辰也○姚承菴曰
曆數二字相連讀曆數雖紀歲月日星之度然天行有此自然之數載之于
曆故與歲月日星並列而為五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
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為父子者於此取
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為夫婦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
而天下之為兄弟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
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

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于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
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民亦皆于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
失墜所謂錫保也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也

合參五皇極之疇何如人君一身為天下臣民所觀法者也于凡綱常倫理
言動事物大中至正莫不造乎盡善以立至極之標準則作善降祥而五福
咸集若或斂之然非徒厚其身而已皇極之理人所同有用布其極以與民
以大共之理與天下共由使人皆感化則極同而福亦同若君錫之也君之
與民同福者如此由是庶民觀感既深于汝所敷之極無不相與保守而弗
失亦皆為善獲福矣民之與君同福者如此而皆由皇之建極致之建極其
容已乎

析講此下演皇極之疇此與下節皆建極化民之事凡厥庶民以下三節是
造就無偏以下三節是敷言皆以輔翼皇極之意也此節首言君民相與之

盛以見君當建極首節爲一篇綱領而皇建有極句又是一節綱領下文念受錫福無虐無畏及敷言等皆建極錫極中事會歸訓行等皆保極中事也兩錫字對看一是君之所以與民一是民之所以與君也極字兼至極標準之義建極包綱常倫理言動事物言曰有極者以其爲固有之理也斂福乃建極之所自致曰斂福者極建于此而福集于此若或有以斂聚之也用字重看含得造就敷言意曰敷錫者極從于彼而福隨于彼若有以敷布與之也斂福非真有所求極建于上而福自隨錫福非真有所與民化于極而福自獲也庶民實兼臣在內敷錫只是君使之如此未可言民歸極至保極處則是既歸于極而守之不失也人君合天下爲量必盡天下之人皆歸極方完得建極之功故民之歸極乃所以與君共保其極也在君曰有極在民曰汝極正見得君民一理之意君因極以錫福民因福以保極可見相與盛處而實歸重君一邊下凡厥庶民至惟皇作極化于身教者也凡厥庶民至邦其昌成于政教者也無偏無陂至爲天下王則得于言教者也均之斂福錫民也建極本敬用五事來當以此意結○大全朱子曰皇極是建立一個表儀又須知天下有許多名色人須逐一做道理區處着始得于是有念之受之錫之福之類隨其人而區處之無偏無陂以下只是反覆歌咏○陸寔府曰皇建有極句着力說註至極標準非二義通節合來方成建極○王振子曰極爲人所同有故不分皇與臣民均言有極然有極又言汝極者臣民寔待君而有故又言汝極歸重君也○朱錫鬯曰工夫全在建字上敷錫雖就福言其寔使民化于極便是錫錫極保極不可板對若君不與民民如何得與君全重在君當建極上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淫朋邪黨也人有位之人比德私相比附也言庶民與有位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君爲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耳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也

合參凡天下衆民不結交淫邪朋黨相助爲非所交皆以中道相合在朝有位之人無有私立朋黨暗相比附誣上行私皆以中道相守民之保極如此者何哉蓋由大君執中守正立極于上爲臣民表率故也建極其容已乎析講上言君能建極則臣民歸極此言臣民歸極由君建極反覆言之總見君不可不建極也淫比皆兼心與事言無淫朋比德卽上保極意惟皇作極卽上建極意作已然看。作猶作則作式之作謂君與之爲準望使不差耳惟字重看言臣民保極惟君之極非他有所作也。高紫虹曰玩一惟字便知以敦錫之事專責人主非謂建極者只獨治一身靜聽臣民會歸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此言庶民也有猷有謀慮者有爲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是三者君之所當念也念之者不忘之也帝念哉之念不協于極未合于善也。子答不陷于惡也未合于善不陷于惡所謂中人也進之則可與爲善棄之則流于惡君之所當受也受之者不拒之也歸斯受之之受念之受之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之也見于外而有安和之色發于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是則錫之以福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福者爵祿之謂或曰錫福卽上文斂福錫民之福非自外來也曰祿亦福也上文指福之全體而言此則爲福之一端而發苟謂非祿之福則於下文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爲不通矣

合參夫惟君建極固能使臣民歸極矣而所以廣敷錫而納民于極者不可無隨材造就之道焉凡厥庶民中有識長于謀慮才優于設施志謹於操守此中人以上可進于極者也汝則當念之而不忘其造就之心焉若未合乎中正之矩亦不陷于罪惡之過此中人之資亦可導之于極者也皇則當受之而不拒之于成就之外焉此庶民感念受之恩而見于外有安和之色發

于中有好德之言則進善有徵汝則錫之爵祿使俯仰無累則是人益勉于善由安和進于中和由好德進于成德才猷泯于無迹身心安于無咎信能保極于無窮而無復淫朋之患矣造就之功大矣哉

析講此下三節是以政造就臣民亦是作極內事不是作極了又要造就也人材不同必隨材造就乃能納之于極此節造就乎民承上民無淫朋言惟皇之作民極也有猷是智識足以謀事者有為是才力足以辦事者有守是志守有所不為者念之是敦篤而激勸之之謂不協不羅是中人之資受之是容與而教育之之謂二則字甚緊言即當如此也而康二句即上二等人由念受而進修至此者外有安和之色則知其心將優游而漸趨于皇極矣口有好德之言則知其心已深知而篤好太皇極矣汝則錫之福謂因其進善之有徵而俾其俯仰之無累不但受之念之已也時人句總承念受來而重在錫福上斯字要見感發不容已之意惟字要見與極為一意蓋進善之

機既得于裁成之術而為善之力益大于激勸之恩是人此所以惟皇之極也○秘旨云此下三節是隨其人而曲盡造就之道亦敷錫中事念有責成之意故為重以成就之受但不弃之而已故為輕以成就之康色是不以淫朋敗度好德是不以淫朋奪志只是有進善之機不可說太好○王陽明日念受時俱含下錫福的意思了錫福正念受之着落處材有高下福亦有淺深自祿爵以至簪資皆福也以此為勸善之資則曰富以此為能善之報則曰福惟皇之極者惟于皇極無他歧也斯字重看洪南池曰色與言一齊並至不可分看色不可偽為言每由心出言色之善皆因念受而生者然但可說進善之徵非便是歸極以尚有未句也

無虐笑獨而畏高明

熒獨庶民之至微者也○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也○各指其甚者而言庶民之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當懲戒之此結上章而起

下章之意

合參君于臣民固當有造就之法而造就之法又不可有偏私之意庶民中有好德而趨于皇極者雖孤寡亦當念受錫福無輕棄之群臣中有比德而悖于皇極者雖尊顯亦當施威奪祿而不必畏之造就無遺如此則臣民咸歸于極矣

析講此承上起下之詞。煢獨即孤寒之民無勢可附者也。倘以其微而棄之是即虐之也。無虐即念受錫福之謂。高明即在官之人已享厚祿者也。倘不知所以懲之是長高明也。無畏即施威奪祿之謂。戒其無虐為上章結也。戒其無畏為下章起也。勸懲原為善不善非論貴賤也。錄善易忽于微言。煢獨則自此而上者無不勸之善可知。懲惡易阻于勢言高明則自此而下者無不懲之惡可知。故集註云各指其甚者言之。王振子曰虐煢獨則于好德而不錫之福而淫朋起矣。畏高明則于不好德而反錫之福而比德興矣。何以

建極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言有位者也有能有才智者羞進也使進其行則官使者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正人者在官之人如康誥所謂惟厥正人者富祿之也。穀善也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為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于罪戾矣。于其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為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以與賢不可及惡德也。必富之而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合參以造就乎臣者言之。凡在位之人有優于才能足以應酬長于施為足以幹辦此才之可進于極者必振作鼓舞使能者益進于能為者益進于為。則有歸極之臣無比德之人斯輔君建極導民保極而吉士克廷邦國昌盛。

矣○然○所○以○造○就○之○道○必○資○于○養○凡○此○有○能○有○為○之○正○人○必○先○富○以○厚○祿○使○無○
俯○仰○之○累○然○後○可○責○其○為○善○苟○不○能○富○之○使○其○和○好○于○而○家○而○有○饑○寒○交○謫○
之○苦○是○人○雖○有○能○有○為○不○暇○為○國○盡○力○而○將○陷○于○罪○矣○况○望○其○修○行○乎○然○祿○
以○養○賢○不○可○濫○及○苟○于○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為○汝○用○咎○惡○之○人○雖○賞○
不○足○勸○又○何○行○之○可○羞○哉○此○又○所○當○戒○也○
析○講○此○節○欲○其○造○就○乎○臣○承○上○人○無○比○德○言○唯○皇○之○作○極○也○首○二○句○泛○言○造○
就○人○才○之○有○益○于○國○自○凡○厥○正○人○以○下○則○言○所○以○造○就○之○道○而○因○戒○其○不○可○
濫○也○能○為○見○于○治○國○治○民○之○際○是○已○成○材○者○與○庶○民○不○同○使○羞○其○行○使○字○重○
看○含○下○文○既○富○方○毅○意○正○是○造○就○處○修○行○正○是○進○于○皇○之○極○而○無○比○德○意○如○
云○與○以○為○善○之○資○作○以○自○新○之○術○鼓○舞○振○作○使○不○悖○于○皇○極○也○邦○其○昌○只○用○
官○使○皆○賢○才○意○不○指○治○效○說○既○富○方○毅○正○所○以○使○之○羞○其○行○也○正○人○是○治○事○
之○人○即○有○能○有○為○者○方○毅○上○有○督○責○懲○戒○之○意○言○必○先○有○以○富○之○而○後○可○責○

其○為○善○也○觀○既○字○方○字○可○見○不○能○和○好○于○家○正○是○不○能○富○之○而○使○有○俯○仰○之○
累○時○人○斯○其○辜○不○能○修○德○即○其○罪○也○此○二○句○是○反○言○以○見○必○富○而○後○可○教○于○
其○無○好○德○三○句○又○戒○其○濫○與○正○見○賢○者○當○與○以○祿○意○與○上○意○不○平○蓋○示○以○造○
就○之○人○才○之○要○而○因○嚴○其○戒○也○所○謂○臣○無○比○德○而○邦○其○昌○者○在○是○矣○此○節○與○
上○庶○民○對○看○蓋○能○為○是○材○羞○行○是○德○有○才○無○行○為○國○之○害○故○令○其○才○必○根○于○
德○也○蓋○皇○極○之○理○不○遠○人○情○好○德○不○忘○顧○家○亦○天○理○中○自○有○之○人○情○也○王○方○
斿○曰○官○使○皆○賢○才○即○邦○國○之○昌○蓋○國○以○人○才○為○盛○也○不○可○落○一○層○作○效○說○
洪○氏○曰○毅○是○協○于○極○辜○是○罹○于○咎○此○以○下○俱○是○既○富○內○事○不○可○不○富○不○可○濫○
富○也○高○紫○虹○曰○于○民○詳○言○教○而○于○臣○詳○言○養○者○凡○人○君○責○民○常○淺○不○難○養○
而○易○忽○于○教○責○臣○常○深○不○難○教○而○易○忽○于○養○也○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之○
自○處○則○然○若○王○者○欲○人○臣○公○而○忘○私○正○不○可○無○養○廉○之○具○所○以○說○既○富○方○毅○
好○于○而○家○對○邦○昌○說○家○先○于○國○則○羞○行○當○自○齊○家○始○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黨不公也。反倍常也。側不正也。偏陂好惡。已私之生于心也。偏黨反側。已私之見于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味而得其情性者也。夫歌咏以叶其音。反覆以致其意。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誄之間。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斜狹小之念。達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息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者。同一機。而尤要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明於天下也。宜哉。

合參皇之造就。平臣民者。不惟因材以教之。又衍爲訓詞以導之。使之優游而自得焉。凡爾臣民。其存諸心者。無或不中。而至于偏。無或不平。而至于陂。惟當尊王者所行之正義。而與時宜之可也。無有意以爲好。而縱一己之私。喜惟當遵王者所行之正道。而好所當好。可也。無有意以爲惡。而縱一己之私。怒惟當遵王者所行之正路。而惡所當惡。可也。其見諸事者。無或偏而不中。黨而不公。以自流于狹小。試觀王者之道。何其蕩蕩。然示人以廣遠也。無或不公。而黨不中。而偏以自淪于傾邪。試觀王者之道。何其平平。然示人以坦夷也。無或反而倍常。側而失正。以自累于私曲。試觀王者之道。何其正大。而率示人以無私也。蓋王義王道。王路。臣民所有之極也。已私生于心。則背而馳之矣。惟偏陂好惡。不作。而心之所遵者。皆皇極之用。則志有定趨。爲能望極而來矣。豈不會其有極乎。蕩蕩。平平。正直。亦臣民所有之極也。已私見于事。始陂而二之矣。惟偏黨反側之。皆無而身之所由者。皆皇極之體。則

也。自敷言所昭示之訓言之言近旨遠如著龜藥石爲臣民之範圍是乃天下正大之訓也。以天下常理爲天下大訓是卽上帝陰陽下民之意不能自顯于言而人君代之以有言者也。豈一人之私言哉。蓋于帝其訓也。敷言之妙如此。

析講此贊敷言之妙以見其爲化臣民之要道也。敷言括上文意講彝訓亦當貼人倫事物上說于帝其訓言與天爲一也。洪氏曰天之理妙于無言而君之言純乎天理此贊敷言同天之妙也。○林見素曰彝以民秉說訓卽敷言之訓也。以是彝爲是訓與天命降衷一般勿以彝訓平對。○陸寔府曰會歸是臣民一君也。曰于帝是君一天也。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光者道德之光華也。天子之於庶民性一而已。庶民於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

親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之意言天子恩育君長乎我者如此其至也。言民而不言臣者舉小以見大也。

合參敷言之妙如此豈無以感人乎。凡厥庶民于皇極之敷言以其理易從而言易人不惟奉是以爲訓而諷誦之且遵是以爲行而實踐之由是涵濡既久感化益深。天子建極于上固有道德光華而庶民歸極于下庶幾能近天子之光華焉。至此則感激而頌君曰天子以敷言訓民委曲成就不啻義方之教綏猷惟后不僥勢分之尊其所以恩育君長乎我者至矣。其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乎言庶民則臣可知矣。君欲使彝倫之敘孰有加于此哉。析講上贊敷言同天之妙欲其不敢忽此節言敷言感人之深欲其知所勉也是訓是行串說訓是誦于口行是體于身以字緊承訓行來言斯民以會極歸極之意與天子建極之光輝相映故曰近光此與保極惟皇之極意對看至此則民心悅而頌聲作矣。曰以下正是頌之之詞天子二字提起恩育

君長兩平皆就敷言上說蓋不惟親之至而又尊之至也○姚承菴曰天子
為天下王舉世皆然而作父母以為天下王則非建極敷錫之君不能也重
父母上云以父母天下為王也按此說較前兩句平說其義更長○陸寔府
曰不曰德而曰光就其接民者而言如日光火光可望而不可捉故不言歸
而言近○董思白曰是行又本其所奉為訓者而行之較重些惟近天子之
光故頌得天子親切蓋近光分明是赤子之依父母了故以作民父母頌之
重作民父母句惟作民父母則天下所共瞻依也故不止曰王而曰為天下
王以申之○通章雖有建極造就敷言三項以建極為主而造就敷言則輔
成之者也然造就敷言固皆敷錫中事而敷言又即造就時事無甚先後非
謂既保極然後造就既惟皇之極然後敷言也建皇極正所以敘彝倫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沉潛
剛克高明柔克

克治友順燮和也正直剛柔三德也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威福
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疆弗友者強梗弗順者也燮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沈
潛者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亮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氣
稟之過者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揉無為而治是也疆弗友剛克以剛
克剛也燮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沈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
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酌物因時制宜三德又用陽以
舒之陰以斂之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蓋如此
合參六三德之疇何如哉王者以身建極雖一理而以德治世則有三一曰
正直恭已南而建極示人而不事于威福抑揚此則無為而治乃聖人之本
心也故居一二曰剛克嚴明之政足以遏惡振作之教足以起懦剛以法天
之健君德之所主也故居二三曰柔克寬容之政足以濟弱委曲之教足以
損過柔以法地之順亦理天下者所不廢也故居三三德之目如此然其用

則因夫時宜蓋平康之世民無淫朋人無比德習俗皆善而無惡氣稟皆中而不偏無所事于剛柔者也則平等而施不俟補偏矯枉與天下相安于皇極之中矣若夫習俗之偏有強梗弗順能進于極而不欲者則威以奪之使有所畏而歸于極和調委順欲進于極而不能者則福以予之使有所慕而歸于極此政以治之所以納之于極也又有氣稟之過沉深潛退偏于柔而不及于極者則揚以進之使企而及焉高亢明爽偏于剛而過于極者則仰以退之使俯而就焉此教以化之亦所以納之于極也德有經權而以又用為建用者一而已

析講此衍六三德之疇首三句列其日也平康五句別其用也一曰正直三句舉德之次第泛言治天下之德不可就用因時應變意下五句方可言之且平康之世就臣民歸極上見正直就君建極上見正直者剛處即柔柔處即剛無所事克克者取克治之義彊弗友二句是以剛克剛以柔克柔以政

而矯其習俗之偏也沉潛二句是以剛克柔以柔克剛以教而化其氣稟之過也習俗以人言氣稟以天言剛柔非必舉世皆然言其中有如是者則以是治之也因時制宜隨俗應變以同歸于平康正直皆是維持皇極意○正直之用一經也剛柔之用四權也總重德字不根德則剛為用壯柔為委靡未見其克也究竟正直剛柔無非德剛克柔克無非同歸于正直三德總一德也○馬君常曰建用又用一套事未有建而不又者故上論王道以政治為歸此論治道以正直為本○王振子曰人主為民敘彝勢不能不用威福故建極之君威福即其德威福皆剛柔之作用也故註亦挈下威福解剛柔以剛克剛以柔克柔是從治以剛克柔以柔克剛是對治要知彊變非病病各在下一字蓋彊者屬剛彊者宜友而弗友則剛一于剛變者屬柔變宜弗友而反友則柔一于柔既有習俗之偏應又以主德之正故因偏而致用擴充以會全譬如寒極始成為冬暑極始成為夏故治云從也若沉潛高明原

是美質但沉潜者或不足于剛高明者或不足于柔故須以我有餘劑彼不足又譬如寒極而煦以春暑極而凄以秋故治言對也六克字即陰陽生克之克總之只一又字耳○秘旨云平康之世大舜格苗之後成康刑措之時也政之剛克柔克如周公之謹愆君陳之和衷教之剛克柔克如夫子之進求退由○賀天山曰正直只就治民說非以剛柔不用為正直也堯舜之世率又斐黻敷教在寬何嘗不用剛柔但行所無事不消委曲婉轉所以為正直若剛柔交克因時制宜便有多少委曲婉轉便說不得正直要之委婉得來亦所以成其正直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
合參人君欲行無世之大德當操御世之大權如爵祿慶賞之福上所以激

勸人心者也惟辟作之五刑九伐之威上所以儆戒人心者也惟辟作之萬方貢獻之玉食下所以奉上者也惟辟有之臣子之于君威福之施不過奉行之而已玉食之養不過供納之而已固無敢盜君之威福以快恩仇用君之玉食而越禮犯分者權之不可下移也如此

析講此言又用者不可不操大權也福以命德言威以討罪言玉食是萬方

所以貢一人者與威福相因皆名分所係之大故並言之大權不可下移于

惟作二字上見臣曰無有正見得惟字意○唐氏曰以德行權則威福不下

移○何佐子曰威福玉食人主之三柄剛柔正直人主之三德君建極則威

福玉食一乎上而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大權之所在即三德之所在君不建

極則威非德威福非德賞玉食非德奉三德既亡則三柄亦豈能保其常有

哉○玩此條可見又用固當操大權而操大權只在建皇極也○王振子曰

要知五疇之斂福錫福即此作威作福此惟辟之作威作福仍是惟皇建極

也。又知末疇之福，嚮極威亦卽此作威作福。此惟辟之作威作福，仍是相帝陰騭也。不是前後截然各別。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忒，惕德反。頗，不平也。僻，不公也。僭，踰忒過也。臣而僭上之權，則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固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其常。甚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

合參若君不能操權而臣得以作福作威，玉食則下陵上替，其害可勝道哉。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犯分越禮，悖亂成風矣。大臣法然後小臣廉也。大夫諸侯既如此，則在位之小臣相觀而化，因之側頗僻，不但比德而已。上有道揆，然後下有法守。大夫諸侯既如此，則在下之民從風而靡，因之而僭忒，不但淫朋而已。權移于下，害歸于上，可不慎哉。信乎用三德以維皇極者，不可不操致治之權也。

析講此甚言人臣僭上之患。見人君不可不操其權也。臣指諸侯大夫言，而字對惟辟言。家國皆天子所統者，故曰而家而國。凶害指攘奪言。人字還是。在位之小臣用字，循因字意。二句甚言其患，以見又用之權必出于一。亦維時皇極之要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以考之。龜曰卜，著曰筮。著龜者，至公無私，故能經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著龜之意。必擇是人而建立之，然後使之卜筮也。

合參七稽疑之疇，何如蓋國有大事，人君雖是內斷于心，外詢于人，然必聽之于神，而其疑始決。或卜龜以觀兆，或揲著以起卦。稽考其吉凶，以定吾趨避。然龜著所以靈者，以其至公無私，故能通鬼神之情。則卜筮者亦必得至公無私之人，而後能達龜著之意。故擇是人以立爲卜筮之官，然後使之。

筮此尤稽疑之要也

析講此衍稽疑之疇也擇字重建立字輕乃字亦重看擇建是平時事乃命是有疑而命卜筮之是臨時事易曰著龜以前民用聖人吉凶與民同患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此稽疑一疇宗旨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此卜兆也雨者如雨其兆為水霽者開霽其兆為火蒙者蒙昧其兆為木驛者絡繹不屬其兆為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為土合參卜之法用火灼龜即其所食之墨而變化以形觀其所析之文而象數以見其狀滋潤而如雨者其兆屬水有其狀開明而如霽者其兆屬火有形迹蒙昧而不明者其兆屬木有布散聯綿絡繹而連屬者其兆屬金有橫斜交錯如相射之狀者其兆屬土五者之體不同而五行之理以寓其類應獨可以知吉其垂錯亦可以知凶而稽疑于卜者有所準矣

析講此列卜兆之體所以著五行之變也此與下節俱指言卜筮之體如是未說到用上五兆不言數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五兆無一定之吉凶但觀事之所值何如耳如宜雨而雨兆則吉否則反為凶矣

曰貞曰悔

此占卦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亡是也又有以遇卦為貞支卦為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

合參筮之法用著草揲之三變而成一爻三爻而成內卦又三爻而成外卦合內外二卦而成一卦則內卦曰貞外卦曰悔或六爻之中又遇老陽老陰則變而為別爻所為支卦也則初得之本卦曰貞後變之支卦曰悔蓋貞者正固不移之意內卦與本卦皆得之于先卦之正乃事之幹也悔者變動不一之名外卦與支卦皆成之于後卦之變乃事終之義也要之不外乎陰陽而已析而觀之一卦具一貞悔統而觀之凡卦各一貞悔因卦體以定吉凶

析講此承上衍忒而示以聽卜筮之要也。立時人即前所擇建至公無私之人。作卜筮立以作卜筮之官也。魏崑濱曰：三人占者謂三人看此卦兆也。非三卜筮也。人心以衆為公。故從衆須點聽天意。此占字兼卜筮言與上節占用二之占不同。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稽疑以龜筮為重。人與龜筮皆從是之謂大同。固吉也。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不可作外。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靜謂守常。作謂動作也。然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

者。龜尤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自夫子贊易。極著筮卦之德。著重而龜書不傳。云

合參然則何以決疑哉。汝則有大關。修之疑。不能自決者。先謀及乃心。以酌可否。次謀及卿士。以觀臣議。次謀及庶人。以觀民言。夫君志定。朝論合。輿情協。似可已矣。猶恐人謀出于有心也。又謀及卜筮。以斷諸神稽疑之序。如此。若有大事。汝心料度可行。及卜之龜。則有吉無凶。占之筮。則有休無咎。卿士無間言。庶民無異議。幽明上下。合一無間。是之謂大同。以此舉事。何所不宜。近則多福。集于君身。康寧強健。遠則福庇及于子孫。遭逢吉慶。大同之應。如此。若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是君謀合于神。謀必吉。若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是臣謀合于神。謀必吉。若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是民謀合于神。謀必吉。至于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庶民皆逆。一君一神之謀相合作。內則吉。作外則凶。苟人謀從矣。而龜筮共違。神謀既乖。則

人謀無據。只宜靜而守常。不可動而作事。人君欲斷大疑。舍卜筮何稽哉。
析講上但言稽疑之法。此節正所以稽疑者也。汝則有大疑。五句是稽疑之
序。汝則從以下。是稽疑之應也。疑曰大。謂大事之疑也。大疑指我祀等事。凡
近係君身之休咎。遠係子孫之禍福者。皆是國家大事。固當取決于卜筮。而
其理之是非。可否。必先審度于一己之心。所謂惟先蔽志也。謀及卿士。庶人
衆諸人也。卜筮斷諸神也。遭逢吉慶。大同之應也。康強逢吉。內略點我祀意。
講逢者會逢其適之意。蓋當時所行使子孫得蒙其庇也。自此以下。則雖不
能大同。而亦不害其為吉者。作內作外。無不宜也。至于龜筮一逆一從。本不
可以舉事。然筮猶出于人。龜則純乎天。筮短龜長。又與尊者之謀相合。故亦
可以作內也。若筮龜皆與人謀相違。則人謀縱有從者。只宜靜以守常。可保
終吉。倘有動作。必遇凶咎矣。蓋皇極之君。體天行事。而龜筮則紹天之明者。
故以此衍人事之忒。而斷天下之疑。所謂明用稽疑也。謀及四句。係卜筮于

臣民之下者。稽疑以人謀為主。神謀為斷也。汝則從二段。係卜筮于臣民之
先者。決疑以神謀為重。人謀為輕也。故吉凶之斷。在卜神謀上。大同之應。合
臣民神鬼之順。以萃于君身。豈不康強逢吉。吉字須就吾身說。人君有一事
而造福百代者。而子孫逢之。適與吉會耳。只可作應。不可作效。康強于五福
中。但舉其一。蓋人君富貴。是其所本有。惟康強則可以享壽考。故特以康強
言也。○大金氏曰。人謀能料其事之可否耳。若氣數推移之變。有出于意
料之外者。此則非人謀所能逆知。惟龜筮知之耳。故龜筮共違。雖人謀皆從。
而未可為也。○林氏曰。卜筮天所以示也。人事盡而後可以求之。天故必皇
極建三德。又然後盡人謀而斷之。卜筮苟人事不盡。而惟卜筮是拘。雖吉何
補。故龜筮稽疑。又在皇極三德之後。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
徵驗也。庶豐茂所驗者非一。故謂之庶徵。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

備者無缺少也。敘者應節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敘。庶草且蕃。庶矣。則其他可知也。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吳仁傑曰。易以坎為水。北方之卦也。又曰。日以暘之。則暘為火矣。小明之詩首章云。我征徂西。二月初吉。三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夫以二月為燠。則燠之為春為木明矣。漢志引狐突金寒之言。顏師古謂金衍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為秋為金明矣。又按稽疑以雨屬水。以霽屬火。霽。暘也。則庶徵。雨之為水。暘之為火。類列。抑又甚明。蓋五行乃生數自然之序。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為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者也。

合泰八庶徵之疇。何如庶徵不外乎陰陽。陰陽迭運乎五氣。自陰陽之氣交。則蒸潤而為雨。其氣為水。自陰陽之氣散。則開霽而為暘。其氣為火。陰消陽長。則氣煖而為燠。其氣為木。陽消陰長。則氣冷而為寒。其氣為金。陰陽之氣

相噬相拂。則鼓盪而為風。其氣為土。此雨暘寒燠風。各有恰好時候。若此五氣之來。皆全備而無缺。又且各應節序而不愆。是五氣順布而無乖戾。將見品物生殖。雖衆草至微。亦且極其蕃盛矣。况其他乎。此五氣得其時之驗也。折講此下七節。衍洛書八庶徵之疇。以天時之休咎。驗人事之得失。而其所驗者。又非一端。故曰庶徵。此節言庶徵之目。言氣運于天者。有其驗。氣順乎時者。有其驗。只以陰陽五行講。就在天者言。不可遂說到人事上。以五事之得失。尚在下故也。曰時者。五者皆有一定時候也。即雨有當雨之時。暘有當暘之時。等意。不可說到得其時。蓋應期不亂。是各以其敘句正講。未可入在曰時內。五者來備上。要補歲月日之間出來。何元子曰。此二節提一時字。作頭腦來備。以敘則時矣。極備極無則不時矣。第三節五時字。亦從此來。時者。候也。敘者。應節候處有次序也。鄭氏曰。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為風。曰雨五句。言五者之氣。曰時句。言五氣之候。來備其

序言五氣之順其時時字包得來備以敘之意來備以敘一直說應上時字
正所謂休徵也庶草是舉物之至微以例其餘蓋庶草得氣之先故舉為驗
不是效若作休徵之效則與百穀等復矣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唐孔氏曰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極備亦凶極無
亦凶餘推是

合參夫五氣時則為休矣若五氣不順其時不必皆極備但一極備而過多
則陰陽愆伏群生不遂而凶不必皆極無但一極少而過無則陰陽乖戾萬
物不育而凶此五氣失其時之驗也

析講極備極無反上來備以敘看即是各徵凶字反上蕃廡看即是各徵之害
也亦未着人事說一字宜玩見不必五有一如此亦足致凶極備如雨多則
澇陽多則旱是也極無如無燠則慘無寒則泄是也然天地間有自然之理

有或然之數周末無寒歲秦亡無燠年理之常也堯水湯旱數之變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
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曰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狂妄僭差豫怠急迫蒙昧也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
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其事得則其休徵
應其事失則其咎徵應則亦膠固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未易
言也失得之幾應感之微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哉

合參試合人事推之人事有貌言視聽思之分天道有兩暘燠寒風之異其
機各以類應而得失既殊則徵之休咎亦異焉曰休徵何如人事修于下則
天必有休美之驗各以類應如動乎貌者端莊嚴恪曰肅是貌之德修也貌
澤水也而雨亦屬水故雨澤以時而順應之發乎言者順理成章曰又是言
之德修矣言揚火也而暘亦屬火故晴霽以時而順應之視無不明而昭然

其有智是視之德修也。視散木也。而煥亦爲木之氣。故煥以時而順應之。聽無不聰而淵然。其有謀是聽之德修矣。聽收金也。而寒亦爲金之氣。故寒冷以時而順應之。思能通微而造于睿聖。是思之德修矣。思通土也。而風亦爲土之氣。故風以時而順應之。所謂休徵者如此。曰咎徵何如。人事失于下。則天必有咎惡之驗。各以類應。如貌不能作肅。而至于狂蕩。其應則爲常雨。蓋淫潦大過。有類于狂也。言不能作乂。而至于僭謬。其應則爲常暘。蓋亢旱爲災。有類于僭也。明不足以決可否。或至猶豫而寡斷。其應則爲常燠。蓋和柔之氣多。有類于豫也。聰不足以審是非。或至躁急而寡謀。其應則爲常寒。蓋烈栗之氣勝。有類于急也。睿不足以察幾微。至于蒙昧而炫惑。其應則爲常風。蓋陰霾之沍。作有類于蒙也。所謂咎徵者如此。

析講上言咎徵休徵之應。就在天者言。此言休徵咎徵之由。纔說到人事上。休字時字應上來。備其敘意。咎字恒字應。極備極無意。曰若者。順五事之得失。而各以類應之也。約言云。利害只在時恒二字上。分若字不重。休徵者言五氣休美。而爲五事能修之應也。肅靜屬陰。爲雨。又播屬陽。爲暘。哲外昭屬陽。爲煥。謀內明屬陰。爲寒。聖無不通。如風之無不貫。察事物之幾。先以應乎外。貴速。故豫爲哲之反。聽群言之是非。以審乎內。欲其詳。故急爲謀之反。

姚承菴曰。休咎之徵。箕子亦因五事本五行來說。五事之得失。其徵驗有如此。其幾最可畏。所以人君凡一舉動。皆不可不慎云耳。大意只在修省上。非定說某事之失。必有某事之應也。

曰三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歲月日以尊卑爲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蓋雨暘燠寒風五者之休咎。有係一歲之利害。有係一月之利害。有係一日之利害。各以其大小言也。

合參人事得失著于下。則天道灾祥見于上。故君之與臣。凡有代天理物之

責皆須視其休咎以省察所行得失但其責任有尊卑之殊故其所省有大
 小之異王者至尊猶歲之統乎日月故庶徵休咎有係于一歲之利害者則
 王以是而省驗焉卿士有調燮之責其分之統于王猶月之統于歲其各修
 職以贊王政猶月之積而成歲也故其所省惟在一月之利害焉師尹有撫
 辰之責其分之統于卿士猶日之統于月且各司其事以承事卿士如一月
 之中有日也故其所省惟在一日之利害焉以庶徵之休咎省五事之得失
 而得則益勵于交修失則不忘乎戒勅君臣之隨分以省驗如此
 析講上泛論其理此方言君臣當隨分以省驗承上節言省字貫卿士師尹
 而言正所謂念用庶徵也三惟字重看見其分之各有所屬也尊者所理大
 而要卑者所理小而詳故其所省有不同者省者省五事之得失非省歲月
 日也註中徵字不是訓省字乃原所以當省之意○趙恒夫曰省之中有實
 修意從得處省出失亦又從失處省到得上去所謂內省也若得失明有徵
 驗則不必省矣此乃畏天時保惟恐獲戾之心不然湯之旱正是備徵耳何
 必六事自省乎可見省之意矣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則其效如此休徵所感也

合參君臣固當省驗矣使驗之歲月之間五氣各以時至而不易常度是

為休徵其效何如以言百穀則氣化齊而生理遂用是成熟而農樂豐穰矣

以言政治則五辰撫而庶績凝用是修明而德教用光矣賢人相時而進退

者今則天地交而賢人出觀之在朝俊民之隱伏者皆章顯在位矣國家因

時而否泰者今則陰陽和而家道昌觀之在野比戶皆通享太平之福而用

是康寧矣此必由五事克修致之王與卿士師尹可不省驗哉

析講此承上省驗而言休徵所感之效如此則五事之得可知見君臣不可

不以是省驗也歲月日即上節君臣所省驗者也時字即日時之時字時無

易二字應上來備其敘看言兩陽寒燠風各以時至正是休徵下四句則是
休徵所感應上庶草蕃庶看用字猶因字無易從君臣省修中來與泛言五
氣不同四個用字重看俱在時字上發來成者豐而不歉一定不爽也悼人
中自有一種精明之氣曰明俊民之修甚潛章者不遇侯其幽光也章與明
不同自勲之光被言曰明主治理說自德之升聞言曰章主賢心說家就民
間說平康不指國祚言所謂比屋可封也惟平故康百穀者民生之本故每
先言之又就禮樂法度等說○馬君常曰百穀以下要見民間享有五福意
百穀成民可富也又用明政教行也俊民章攸好德者多也家平康壽考康
寧者衆也人君致休徵于天而五福在民所謂敷錫也若民飢而貧政紊而
亂民不好善天札者衆人君致咎徵于天而六極于民受之可不畏哉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日月歲三者雨暘燠寒風既失其時則其害如此咎徵所致也休徵言歲月

日者總於大也咎徵言日月歲者著其小也

合象使驗于日月歲之內五氣不時而變易其常是為咎徵其害何如將見
百穀用不成不有康食也又用不明庶事以隳也俊民用微賢人以隱也家
用不寧危亂日至也此必由五事不修致之王與卿尹可不省哉
析講此亦承省驗言咎徵所致之害如此則五事之失可知亦見不可不省
驗意時既易應上極備極無看正是咎徵下四句應上兩凶字看是咎徵所
致休徵口感者善則足以感動咎徵曰致者惡則致其至也成功統于大故
日歲月日廢墜起于微故曰日月歲總于大見必君之得而後下得以成其
美著其小見得臣一失亦足以妙政害治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好
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

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
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行也
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為夏至而北中東至角西至
婁則為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
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
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
咎係乎上人之失得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如何爾夫民
生之衆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
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
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
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為可見耳

合參王與卿尹省之不容已者何哉凡以為此民耳庶民有情而無權其休
咎一係乎上人之得失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試觀夫星箕星是東
北之木宿列于心尾之下其性好風畢星是西南之金宿介于昴觜之間其
性好雨亦如庶民之中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皆欲養其好亦各
不齊也夫星之布列于天雖各有所主而其成歲功占氣候則又在乎日月
之所經行次舍者而驗之日之行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
則為夏至月之行立冬與冬至經由黑道立夏與夏至經由赤道觀其所行
而寒暑之推遷可驗矣此日月之運于天者有常度而星之好即由以遂也
然日之從星不可見以月之從星者言之月行東北入于箕則扇而成風以
從乎箕之好月行西南入于畢則蒸而成雨以從乎畢之好是星固有風雨
之好而遂其好則在日月也夫星有異好而日月之有常度者能從其好則
民有異欲而卿士師尹之有常職者當從其欲可知能從之則五事修而休

徵應矣。近民者可不思盡其職哉。

析講此言庶民無所省驗其休咎惟係乎上人之得失以見在上者當勉也。庶民句提起下詳言之。星有好風二句言星有異好以喻民有異欲日月之行二句言日月有常度以喻卿尹有常職月之從星二句言月從星之好以喻卿尹當從民之欲不過假天道之自然明人事之當然而欲治民者之盡其職耳順本文講完方繳正意在後星非真有好特氣數所感日月非真有從特行度所次此正是以貴下賤以大治小之義。○大全朱子曰休咎徵于天則禍福加于人福極通天下人民而言蓋人主不以身為福極而以天下為福極民皆仁壽堯舜之福也民皆鄙天桀紂之極也。○蔡西山曰雨暘燠寒風既微之貌言視聽思又以所職大小別之于歲月又以民之安危繫之于星于此見皇極之君視履考祥如此之周旋而不敢忽也。○王宇泰曰巽為木為風其位在東南而箕道之且風者陽氣之發散而東北方者陽氣之

所生箕麗于此安得不好風兌為金為澤其位在西而畢近之且兩者陰氣之凝潤而西南方者陰氣之所成畢麗于此安得不好雨。○詩重有冬有夏句日月祇有常行自星言若日月來從耳要之無心也卿士亦各宜守其常職則民欲自從不然則違道于譽矣。○姚承菴曰說從民之好則本五行修五事俾雨暘燠寒風之以時舉八政協五紀俾歲月日時之無易是所謂建極敷錫者也此寔是燮理陰陽大道理。○黃硯芝曰卿尹當從民之好則王當從民之好益可知言此正有責成惟王省歲以為卿尹之倡意非泛就日月星言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先之富者有廩祿也康寧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以福之急緩為先後合參夫五福之疇何如哉一曰壽人必先有壽而後可以享諸福故若一一

曰富富所以厚生人不可緩故居二三日康寧身安而無患難之苦有是康寧而後安是富故居三四日攸好德樂善不倦自心逸而日休惟好德而身愈安故居四五日考終命諸福既備善終尤難必不夭于非命乃爲完福故若五人君所以勸臣民而使之知嚮非用此哉

祈講此衍洛書九五福之疇以緩急先後爲序言爲善者天必報之以福也五福兼君與臣民言寔歸重君上壽者天子萬年黃耆無疆也富者玉食不移廩祿是繼也康寧者身無違疾身無憂患之謂攸所也言所好惟德也好德而曰福者蓋作德日休順理自裕福以好善樂道爲貴也考善也善終其命則體受而歸全存順而沒寧是福之終也人君以此自勸則有以斂福于一身以勸臣民則有以錫福于天下蓋皇極之君不以一人爲福而以天下爲福也自天降福言則壽爲先白人致福言則好德爲本五者俱要跟德上照出福來否則修真煉性非不壽陶朱季倫非不富彭祖嵇康亦自謂康寧

矜名飾節亦自謂好德至盜跖脯下碌碌引年是亦終命可得謂福乎故五福都從好德生六極都從惡弱起○陳大猷曰五福卽皇極疇之五福五福之其雖至第九疇而列而五福之根本則于第五疇而基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橫夭也禍莫大於凶短折故先言之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也惡者剛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以極之重輕爲先後五福六極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人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合參六極之疇何如哉考終而壽人之願也若橫遭凶禍而不以善終或中道夭折而壽命不永人生之禍莫大于此故一曰凶短折無疾而安人之願也若疾病纏綿情亦甚苦故二曰疾人必心樂然後身泰若憂愁抑鬱心亦

不快故三曰憂人必用足然後無累若貧窮困乏生亦無聊故四曰貧人性
中和方能爲善好德若稟性過剛而惡則悍然不顧而足以取禍稟性過柔
而弱則懦怯無斷而足以啓侮故五曰惡六曰弱人君所以威臣民而使有
所懲者非用此哉

析講此詳六極之疇以重輕先後爲序是說爲惡者天必報之以禍也凶折
短者壽與考終之反疾憂者康寧之反貧者富之反惡弱者好德之反弱亦
謂之極者蓋弱則不能自強而終于自棄必墮于惡而與自暴者同歸也人
君所以自懲與懲天下之臣民者不外乎此所謂威用六極也大抵五福以
人所最好者爲先六極以人所最惡者爲先曰嚮曰威皆指天下故民未獲
福則示之福而使知嚮民既獲福則懼之極而使知畏即斂福錫福事也

